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洋 史 學 史

( 中 )

紹 特 韋 爾 著

何 炳 松 郭 斌 佳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洋史學史

(中)

著爾韋特紹

譯佳秋邦 松炳阿

著名界世譯漢

## 第二編 猶太史

### 第七章 歷史觀之舊約全書

東方諸國史籍之貧乏簡陋，已如上述。其後有一小支閃族人，居幼發拉的河與尼羅河間之狹地，此卽巴力斯坦之希伯來人（Hebrews of Palestine）也，其編年民族史則較爲豐富。聖經一書爲希伯來人之絕大貢獻，與埃及或巴比崙之著作迥不相同。此書合數百年之著作而成，其爲歷史家所唾棄之處雖不一而足，然就具有民族觀念之歷史而論，當以此書爲鼻祖。近代考據之學已不認其爲耶和華（Jehovah）之啓示，否認其所述創世之事爲真確，破壞族長所述之舊聞以爲不足徵信。又以爲摩西（Moses）五經（Pentateuch）並非摩西所作，詩篇（Psalms）非大衛（David）所作，約瑟（Joseph）故事僅係傳奇；十誡（Decalogue）僅後代先知者之理想。此種習見之古書至是瓦解，且證明其成於各



時代出於各人之手。要之舊時定於一尊之教會聖經，至是乃證明其爲一種民族之記載，價值不等，疑信參半者也。雖然，若以史料視舊約，則其在今日之價值遠勝於以前受宗教保護之時。蓋必去其神聖不可侵犯之性質，而後吾人始得衡以歷史之標準，而知其爲民族（縱非世界）故事之寶藏。假使猶太聖經常爲世界文學中神聖之物，則以舊約爲歷史時常用另一種目光評定之，不能與他種記事同日而語。誠以神聖之史與世俗之史，天然不能比擬，一爲上帝所作，一爲世人所作也。今若以世俗著作目聖經一書，卽知其畢竟不失爲史學史上最偉大之一著作，記民族之傳說，希望及志願，雖出於貧困野蠻因內爭而衰靡因外力壓迫而失敗之民族，仍能保存純粹藝術中不朽之魔力，并能適合世人之興趣。舊約之歷史價值得如此之定評，可謂至高無上者矣。此並非謂衡以近代歷史之標準，舊約果係一種偉著也。蓋其所記者雖間有美麗有力之文章，然大都皆屬拙笨矛盾，世系混雜，與過於瑣屑之禮節。唯史家不可以近代標準衡之。吾人斷不可以創世紀擬之蘭克（Ranke）之著作，祇可擬之埃及與亞述之作品耳。若以當時之情形而論，猶太文學之範圍與勢力堪稱獨步。此



事實表明一民族由野蠻進至文明時之社會情形，其中游牧之故事雖隨處顯露，貝督英人 (Bedouin) 之痕迹，王室編年史中雖不免染英雄神話之奢飾，世俗政治雖為祭司改革與先知道德所掩沒。然皆足以反映此古代文明民族進化中各時代蛻變之蹟者也。

然世人對於此書尊重太過，反致失其真面。猶太拉比 (Rabbi) 奉最後一版之聖經為全世界歷史中神聖不可更改之紀載，而後世神學家敬承其說，深信不疑。要之聖經愈益神聖而其與歷史相去也亦愈遠。近代考訂之學興，方以歷史著作目之，探出其時間地位之配景，斷定為民族產品而非創世者 (Creator) 創世之紀錄。蓋視為民族產品正恰如其分，若視為創世紀錄，則雖百喙以求世人之無譏，難矣。

然考訂之學之最有功於舊約者在能使吾人鑒別各部分之真偽，分別耶和華與諸族長在山寺相會時之純樸故事 (naïve folk tale)，與後來僧侶用耶路撒冷寺院之字句重述其事之記載。優美部分自是已不復與其餘部分同其命運。如此分別，吾人始能欣賞以色列 (Israel) 史家之真正成就焉。

顧名思義，卽知英文中聖經（Bible）二字原涵有集數書而成之意。雜收各種作品於

一處，並非前後一氣貫穿者也。欲了解其內容必先知此係一民族之文學遺產爲數百年間所積存者。其中包括游牧民族帳幕中所傳之舊聞，採自巴比崙、埃及、波斯之作品，與王室編年史法律詩篇及各種預言。然保存者皆非原文，特根據其事而改作之，求合後世之用。蓋迄猶太將亡時，重刊此鉅著之工作未嘗或已。且校刊者率爲神學家而非歷史家，結果漸成爲優美之神學，正如其漸成爲陋劣之歷史同。故今日史家不得不推翻其工作，求得前人用以造成聖經之各種材料（代表舊日真正遺產之材料）。吾人必須發掘今本以求得此等材料，正如欲求得古代之城牆街衢，必須發掘古城市之舊壤也。此種民族紀念品雖一屬文學，一屬物質，然所遭之時運則頗爲相仿。今日之聖經猶現代之雅典或羅馬立於文明殘蹟之上。古代之舊聞與法律早埋在後世建築之下。屢經兵燹與內亂，屢遭焚燬，迨散亡者恢復之後，又用新方法依照新宗旨重新改作之。然今日史家能層層發掘，恢復舊址，然後根據其遺

跡想見歷史上各時代變遷之情形。是以今日之考訂家，有如考古家，非特洞察今日之城市或古代之榮光，并於過去之中尋出各時代之城市情形；故從事考訂之業者，已能追溯聖經如何由草昧初開之野蠻思想成爲今日人人奉爲神聖不敢違反之書籍。今之科學探險家已打破藩籬，自由游行於史籍之中而不爲迷信恐怖所束縛。茲特略述其梗概。

美國南部某史家擬終身致力於南北戰爭之研究，乃先專究中古史以求得一博士學位。中古史於彼本屬一種生疎學科，無私情足以牽累其判斷，故特習此以平其心而科學精神成焉。此種修養凡研究聖經者均應具備之。茲舉一例，假定吾人不講猶太聖經而講希臘人之聖經；假定希臘遺產亦具聖經之形式而留存至今，則其書之性質將如何？恐必始以希臘阿所記神祇降生及文化初開等事，雜以依利亞特（Hesiod）及希臘多德著作之長篇選錄。柏拉圖之會話將由荷馬之英雄講述之，而大戲曲家（非預言家）之作將錯雜其間，并間以亞歷山大里亞博士無聊之評語。試再思歷年既久，撰人爲誰，日漸模糊，哲學家（希臘之有哲學家正猶以色列之有神學家）漸信此歷史與哲學混合之作最初係出諸梭倫



(Solon) 手筆，蓋記特爾飛地方阿坡羅 (Apollo at Delphi) 之卜詞者也。最後試想此書變爲神聖忌諱之物，後來成爲另一民族之遺產，而此民族除此書之外不復更知其他希臘之史跡。猶太聖經之構成大抵與上述情形相仿。此喻或者太過，當求其不十分離實。然就形式與構造而論，實極爲確切也。

猶太人分聖經爲三段：律法 (The Law or Torah) 先知 (The Prophets) 與筆錄 (The Writings) 是也。律法部分當亞歷山大里亞之猶太人譯聖經爲希臘文時，稱之曰五經 (Pentateuch)，故基督教徒遂沿用之，或更較確定稱爲摩西五經 (The Five Books of Moses)。因後世猶太人傳說以此書爲摩西所作，故云。吾人以下所討論者大都即係此數卷，蓋舊約中最重要之歷史問題幾盡在其中也。然敘述文之最佳者則在第二段，此類並包括先知書 (books of prophecies) 及四部史乘約書亞記 (Joshua) 士師記 (Judges)

撒母耳記 (Samuel) 與列王紀略 (Kings) 第三段名筆錄，就中以詩篇 (Psalms) 約百記

(Job) 與箴言 (Proverb) 最足以代表之，亦包括一部分後來之歷史即歷代志略 (Chronicles) 以斯拉紀 (Ezra) 與尼希米紀 (Nehemiah) 是也。  
茲先論其第一段。

## 第八章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或包括約書亞記合成六經 (Hexateuch)，其主要之材料凡四，約來自紀元前第九世紀至第四世紀之間。其中最古二書可稱歷史，此二書大都講法律與教儀。然因舊本改動之處甚多，故研究希伯來史學者對於四書皆應討論也。

最古部分自創世紀至列王紀略爲滿貯史前舊聞之倉庫。計有以色列族長舊聞之傳自遠古者。此等舊聞與他種原始民族之舊聞同，爲民族祖先舊聞與民族宗教神話之混合物。人類學上所舉與此同樣之世界各民族故事甚多。此種舊聞顯因人民常常傳誦於各地神聖聖地之中故能歷久不替。每村必有祭壇，供犧牲奉神之用，并有一饗堂以爲慶祝之所。又有聖林山寺，危岩高壘等，莫不有當年英雄故事附麗其間。試一讀創世紀中所述諸族長之言，即覺各故事中數數有建築祭壇供奉聖地等事雜出其間。凡宣誓，供神，或遇見幽靈之地，莫不砌石爲壇，此等祭壇大都「留存至今。」如讀竟各版之書，即覺各故事中常具地方



色采，并極易窺見原始神話或舊聞之遺跡，猶之中古時代之故事大都以建設教會與寺院歸功於使徒 (apostles) 也。

此等初民故事決非出於有意之創作，乃自然發榮滋長者也。此等故事在口傳之前殆早已爲人所深信。其組成之歷程純屬社會之事業，摩西以前如此，今日亦未嘗不然。例如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曾游之地究有若干，或降而言其次，與華盛頓有關係之地究有若干，一人以爲偉大事件或會發生於此地，第二人以爲其事必發生於此地，第三人即以爲其事果發生於此地矣。即偶有懷疑之人不信其事，然世人大都習於輕信，又豈一人口舌所能戰勝。於是亞伯拉罕 (Abraham) 建祭壇於示劍 (Shechem) 矣，以撒 (Isaac) 掘示巴 (Sheba) 之井矣，雅各 (Jacob) 樹界石於迦累得 (Gad'ed or Gilead) 矣，而何烈 (Horeb) 與西乃 (Sinai) 兩山更爭爲摩西講法之地矣。

此等舊聞不但藉族長與其神祇足以顯揚其地方，即族長傳說亦因有濃厚之地方記載更形充實。民族故事 (National saga) 之材料因之甚富，於是自農村生活回想以前沙

漠游牧生活，將民族起源之大勢雜以瑣屑之故事，而融成一種民族之舊聞。此等民族舊聞範圍須大，方可包括親近各民族，并須大膽於本族之起源外，述及世界本身之起源，此蓋神話學上所不能免之問題也。是以於閃族遷徙之史詩外，更回憶遷徙以前之舊聞，如沙漠東部示拿或蘇美利亞（*Shinar or Sumeria*）之洪水故事以及人類第一次明曉神祕密之伊甸（*Eden*）花園故事等。是故族長舊聞之前弁以巴比崙之創世與洪水諸神話焉。

此初民史料經許多人之更改成爲一貫之故事，約至紀元前九百年，有某記事家集其大成，今之舊約全書自創世記至列王紀略中，天真華美之文，大都猶爲其遺物。此等故事之性質與線索殆率效古式，並非講一族人民之命運，其注重之點在表示幸運實隨民族之神名耶和華者之意思而轉移。此無名作者（或稱校訂者較爲妥當）學者咸稱之曰耶氏本著者（*The Jahvist*），或以其不止一人也，故亦稱之曰唯一偉大耶氏本著者（*The Great Jahvist*）。二者雖無比較之必要，當以第二名字較爲確當，蓋此希伯來之名史家頗具史詩

力量講述古代初民故事。且材料雖甚粗陋，亦能秉筆直書也。其心中所抱上帝之觀念雖崇高無比，其優美部分如摩西在山頂屈躬受道於耶和華時之容光煥發，此種偉觀宜詩篇中有讚美之詩，然開卷仍是一片天真，重述亞當夏娃（Eve）在伊甸花園以及上帝於氣候涼爽之時散步園中之事，蛇與人之罪惡，巨人，神仙，洪水，等事。對於半野蠻故事如夏甲（Hagar）奔野自盡雅各（Jacob）欺騙父兄等故事，亦復敘述無遺。此等故事之文明與道德程度雖不及當時，然既已流行甚久為世人所深信，故亦遂不復棄去。作者蓋與五世紀後之希羅多德同，在己文中參有自古相傳之故事，唯未嘗暗示此等重述之寓言為不可信，此則異於希羅多德者也。

耶氏本之書成後一百年中又有新輯之族長故事一編出現。耶氏本取材於巴力斯坦南部之猶太王國（Judaea），而此編則取自北部之以色列王國（Israel）。此書與耶氏本大體相同，惟其間稍有出入而地方色采亦略有不同。然最堪注意者即族長之故事絕不用耶



和華之名，而將其中一切超自然之奇事歸之於以羅欣（Elolim）。以羅欣一字極難繙譯，蓋宗教名詞往往如此，故將難解之字代表較高神格之概念。以羅欣卽以羅亞（Eloah）之多數，義爲超自然之力。就神話學而言，此字當與山壇靈鬼及民族脫離拜物教（fetichism）時在僻靜之處所見地方或家庭神祇有關。是以舊約之第二種記事，研究聖經者稱爲以羅欣紀（Elohist account）。此中亞伯拉罕以撒（Isaac）雅各諸神皆所不知，因彼等未知其名也。而在初民神話中不知神之名，卽不知有神之本體。換言之，風俗野蠻，神學淺薄之游牧時代顯然表出其爲耶和華以前之時代（Pre-Jahvist Age）。晚餐於幕門外，且角力時賴詭計以敗雅各之神並非耶氏本所謂耶和華，蓋耶和華之爲神較此爲崇高也。觀此種記事，當時以色列之祖先信仰本地之神祇或保護本族之魔神，與上古其他各民族正同。是以因其奉耶和華爲較高之神，故在此遷移時代之始不提其名。據以氏本云耶和華初次見於國史乃在游牧時代之後，在希伯來歷史之第二次隆盛時期，卽征伐定居之時期也。摩西奉神命於荆棘火焰之中，率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卽在此時。經摩西一再叩問之後，上帝以羅

欣乃以下詞式之言答曰：「我爲自有永在者」(I am going to be what I am going to be)。至此耶和華始加入以氏本之故事中，此後與耶氏本之故事相同矣。然有二三相異之點。第一，在於所表之上帝概念較昔爲高，已不肯顯身於世人，僅借虛幻之啓示或無形之聲音以表示其意。上帝高居天上，捨夢寤莫由接近，而尤爲重要者則彼不能不賴具有第二等目光及神奇力量之人爲溝通之媒介。此神奇原質之進於此故事中者甚爲顯著，與耶氏本較，尤爲顯然。例如耶氏本云紅海之水，爲大風吹回，而以氏本則云摩西以咒棒分其水。此種藉神蹟以達鋪張耶和華威權之目的之舉，此後竟能如願以償。蓋若以神蹟爲神祇之標記，則聖經中神蹟愈多，愈覺確鑿。然今日科學昌明，神蹟已不復見信於世人，以氏之記事，於初民故事加以浪漫之色彩，適足以減少其歷史之價值。此種情形極似中古時之聖徒舊聞 (saint legends)，神蹟愈多，則其離事實愈遠也。

記事方面耶氏本之記載固較以氏本爲可靠，(即耶氏本記載之反照初民神話爲較近，)即其論道德 (Morals) 也亦然。對於傳說之故事，耶氏本主仍相傳之舊而保存之，以氏

本則主改變其殘忍粗陋之處。蓋現在道德標準加高，自不能不要求過去道德標準之較有增進也。以氏本最初顯爲獨立之編輯，且所本材料亦與耶氏本相同，在此種情形之下，遂變爲重訂全部舊聞之基礎。蓋正如耶氏本著者不止一人，以氏本著者亦不一其人；而其書實反照先知亞摩斯（Amos）與何西阿（Hosea）之大改革，民族宗教之不變正如七八百年後，基督教與之脫離相同。民族神祇——率爲戰爭之神——經耶氏本諸先知熱心宣傳之後，起代地方神祇者，至是視爲純粹道德行爲之表象。神祇之真正崇拜，不在供奉而在自爲正直之人。此項新觀念實爲前此所未有；舊時之耶和華本暴戾不仁，專司禁忌與儀節者，今則一變而爲仁愛公正之神矣。因有此種宗教之改造，遂引起歷史之改造，現代學者因其重要也，至稱之爲最初之考訂學焉。古代之民族故事加以改動，使耶和華之地位適合於較新之倫理，並因之而更爲可信。著作十誠者——蓋以氏本著者實作此十篇——實不惜變更古籍以便參入十誠，視爲神命也。

約在第七世紀時，有一猶太作者合耶氏以氏二本而爲一，世人稱之爲耶以氏本，其編



輯極不謹慎，矛盾重複之處多未能刪去。作者顯因各種原本皆富有生氣，故有此兼收並蓄之拙作，益以兼採他種稍有異同之材料，故其工作反更爲困難。此書若以完美之藝術作品觀之，當然難滿人意，然聖經考訂家則頗以其拙劣爲幸事，蓋各種原本非如此將不能存其痕迹也。假使猶太得一良史如修昔的底斯其人，能盡其史才將零星鄙俚之史料融成藝術之上品，則舊日史料均將因此而失傳，史學界不且反致貧乏乎？

然摩西五經之編著並不止於耶以氏本。第七世紀後半期又攙入一新原質，此大都保存於申命記 (Deuteronomy) 一書，故研究聖經者名之曰申命記者 (Deuteronomist)，或簡稱曰申氏。此記載宗教教訓之書，雖非若耶氏本或以氏本之屬於記事，然更改舊文以合其高超之識見，其大膽實在以氏本之上。其識見高超——舊約中之最佳者——凡讀申命記第五至第十一章，而曾以之與古文化極盛以前之他種文學相比較者，類皆知之。然欲實現此高尚之道德宗教，勢必排除各地方神廟中之異教精神，而此種地方神廟即收集異

教記事之地，亦卽族長自己所建之神廟也。申命記著者則主供奉耶和華，應限於耶路撒冷寺。各地方之祭壇，既易流於鄉曲之私——現在仍如此——故非廢止不可，而地方神廟中之祭司，亦非變爲耶路撒冷寺中耶和華之祭司不可也。

改革家而欲突然改革鄉村生活之習慣，自不能不於古代耶和華之下詞中求其藉口之資；然因此種藉口之下詞之不能得也，遂造作之以應其需要。造作而成之下詞，當然大都僞託於希伯來舊聞中最大人物之摩西。古本之中（以氏本爲尤甚）早已以摩西在聖山上爲耶和華之舌人；申命記著者則更以新教訓敷衍其言；摩西之爲人，遂由先知先覺一變而爲古代最偉大之立法者。此項改變，因有下述第四種對於五經之重要貢獻，而完全成功矣。

對於摩西五經最後之貢獻，或在被擄於巴比崙時所作，或在被擄後之波斯時代所作。普通名之曰祭司史記（Priestly History）或簡稱曰祭史，蓋純粹以神廟祭司之目光述

耶氏與以氏之全史也。就今本聖經而論，此項貢獻最爲重要，蓋吾人所有之歷史骨格實粗具於此矣。

此骨格極爲顯著。蓋吾人至是已遠離古時樸實煩瑣之記述矣。耶氏本所收集之材料本已因年久而陳舊，至是蓋又已五百年。五百年中之變動，幾與自夫壘少特 (Frothingham) 或格力哥利 (Gregory of Tours) 等簡陋輕信之敍事家變爲海格爾 (Hegel) 之歷史哲學相等。祭史之編比過去現象，根據一種理論，與海格爾之理論大體相似。彼能於耶和華先後相繼之啓示中尋求歷史之意義。依此原則遂將歷史上之大事依四大人物劃分爲四大時期。卽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西四大時期是也。各種史蹟均湊合於此四人，視首三人爲祖先之英雄，視最後之摩西爲耶和華之舌人。譜系部分，爲文中之最晦澀者，蓋出祭史手筆，既用以連絡主要之人物，亦用以表明時間之經過。唯吾人須知祭史之發明此法並非其想像力有以使然，實因其材料已予以暗示。蓋舊聞之爲物每有傾嚮少數主要人物而進於戲劇時期之勢也。然故事本能自然發達者，一經祭史之手，卽變爲矯揉造作空談義理而不真實。



矣。各種歷史皆以敘述建設神廟爲旨歸，以色列之命運全恃摩西所訂之禁律。崇拜神廟之規定早已在西乃山草成，蓋尙在神廟建設之前數百年也。祭司之特權——使用僕役與享用什一捐——皆賴神蹟爲之保障，并高自位置，以無限威權壓迫國民。要之與其稱祭司爲歷史家，不如稱之爲辯護家與神學家之爲愈。然聖經之完成皆由於祭司，蓋紀元前第五第四世紀中合耶氏以氏與申命記著者而成祭史，遂成今日聖經中之首五篇也。

茲於此篇結束之時，試回顧其開端創世之故事。創世紀中第一章出於祭史，約作於希羅多德之時。無論如何，第二章（出於耶氏本）之加入確在此時。希羅多德本亦喜研究萬物之原始者，嘗特赴腓尼基以證實埃及人所傳人類社會原始之故事（此故事中黑邱黎斯（Hercules）之地位彷彿耶和華）。如此事而值得研究者則此歷史之鼻祖儘可多行數哩，至耶路撒冷，與創世紀作者一論其事也！若有此會，而後世之智慧果因之有重大之改變否，殊爲疑問。蓋希羅多德斷不料此猶太史家所刊神話與民族舊聞之混合物，竟爲後來二

千年間西方文化所崇奉之創世解說，而猶太史家亦不知此希臘同志之唯理精神及其考問之重要也。然當今日用比較方法再究宗教與歷史之時，考訂聖經者最饒興味之事，將莫過於此。意想中希羅多德自述之會話也。

## 第九章 舊約中其餘史書

摩西五經之四種主要材料，並參入後來各書中。古代傳說之彙集如耶氏以氏或同樣之記述，皆互相纏結於一處。申命記史家（*Deuteronomist Historians*）以此傳道，以爲災殃之來由於罪惡及觸耶和華之怒。厥後祭司興起，任意亂竄以鋪張祭司之權勢，其後編著者（*author editors*）集雜著而會合之，近似今本，然其書之完成，則必待之後日也。此中著作之經過已於上章述及之，茲將其餘諸書略論如後。

約書亞記與前五書關係至密，故今人往往相提並論合稱爲六經。其記述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人（*Canaanites*）之事，亦用五經中之原質，或引伸之。此書顯可分爲二大部：最初之十二章記征服之事，其次十章述分地之事，最後兩章，可稱附錄，摹仿摩西專述約書亞臨終之遺言。其中第二部，述民族支派分土之事，其出於後世之臆造，顯然與祭司本之摩西五經同。唯此中意象較爲質樸，如述四十八座城邑包括國內精華之區，乃天賜與祭司與利未



人 (Lover) 者。此種歷史於此毋庸詳述，征服迦南人之故事爲申命記道德家所講述，取材於耶以二書而引伸之以合己意。然此二書之敘述希伯來人征服迦南之事各不相同，耶氏本以爲此僅野外散漫戰隊之行動，未嘗克服堅城也，而以氏本則極意描寫大隊人馬如何摧殘迦南人盡滅其族，其興會淋漓有如英國史中之薩克森人 (Saxons) 侵滅布立吞族 (Britons) 之故事，申命記編著——後日著作約書亞記者採用其書——愛用第二說。以其神蹟與殺戮皆足以動人也。是以吾人有渡約但河 (Jordan) 之故事，蓋即摩西渡紅海之舊事重提也。又有耶利哥 (Jericho) 之圍，因角聲激越城垣傾圮之故事，實則此城之陷落一如常法，在本文中可以推知者也。要之約書亞記隨意割裂史事以成英雄之舊聞。然最可異者則真確記事 (耶氏本) 之原質仍保存於他處是也。如士師記首章與第二章最前五首詩所述或即征服迦南事之綱要。大致謂以色列人之前進乃係遲緩間歇之行動，並未破壞其城垣，不過與當地人免同化且有所往來，此則耶和華之先知 (Prophets of Yahweh) 所反對者也。而當時作者愛國心切，正沉湎於先知教義之中，對於此次戰事深信

誇張之敘述，而不知注意事實之真相，此又勢所必至者也。約書亞記所以無甚歷史價值者，其理由即在乎此。

士師記開卷之材料，實可爲約書亞記開端之基礎。士師記之正文實始於此征服故事結束之後與約書亞去世之時。此書主旨顯然易見。以色列人民時時離棄耶和華或違犯其禁律；是以上帝大怒，令受艱苦；然後士師出——大都爲戰爭酋長與小諸侯——而拯救之；其後人民重復背叛，再受壓迫之痛苦；再有一士師出，脫彼等於難；治理一世以後，再有一擾亂時期，再有一救世者出。常此循環不已。此種歷史就表面論即已可疑。若進觀其年代，降災與拯救相距之期大概皆爲二十年，四十年，或八十年，尤覺令人難信。且此種年代撒母耳記與列王紀略中皆用之，而大衛與所羅門之在位時代各爲四十年，舊約中每以四十年爲一世，吾人即知此種編比過於板滯過於整齊，顯非實事。每一世必以一種教訓予人。此種結構所根據之原則爲何，極易窺見。申命記著者解說種族戰爭與游牧民族之擾亂，爲耶和華所定計畫之一部分；而尤足令人注意者則無論何種宗教之神學家常欲利用歷史以辯護上

帝待人之方法時，往往改變歷史，使其矯揉造作之性質，以冀求得讀者之深信。至於士師在位年代之如此確鑿，則因求所以彌縫自出埃及至所羅門創建寺院間之四百八十年耳。

（根據列王紀略第一卷第六章。）

然如士師記一書果由申命記著者在第六世紀時製成此形，則其所用之材料，純係古代真正之舊聞，英雄或半蠻人之故事，苛刻暴厲，專以形容威嚴殺伐等事爲事者也。惟其富有此種野蠻之性質，反足以抬高其價值。蓋此種野蠻狀況足爲當日情形之標幟，而其鋪張揚厲之詞亦足以反映當時之實在情形，所謂「以色列尙無君主」也。編輯此等材料以供禱祝之用，可謂目的已達。所幸編輯者自身尙屬野蠻，故不至盡去其先人之野蠻性質，使吾人得以推見古代社會之狀況焉。

關於建設王國之記事，其使用材料則非昔可比。原料更爲可靠而詳盡。纂輯當時熟悉朝野內外者之記載傳諸後世，未嘗加以更張，亦不若士師記中之事蹟爲第六第七世紀之



改革家所採雜。大衛 (David) 之偉大故事，幾毫無更動，蓋已無以進於此也。當時國境外拓，戰無不勝，國家之聲威日隆，故人民竭誠信仰民族之神耶和華，彼承平時代鄉農所崇拜之地方神祇與光熱之神巴力 (Baal)，當然難與抗衡。耶路撒冷廟之建設，為戰爭時代之當然結束（戰事始於掃羅 (Saul) 與非利士民族 (Philistines) 之爭，廟既成，乃祀戰神於衛城。後日耶和華之先知與祭司已無須再改變其材料，蓋耶氏本之記事至是已至適當之結束時期，而吾人亦得因以得見當時完整之記錄焉。

吾人至此乃得希伯來史學中最佳之產品。耶氏本講述故事之藝術已不復以創世之古樸故事為主，而以講述名人與近事為主，其敘述掃羅大衛兩家之故事幾可與世界傑作相匹敵。古代人物及其複雜之人品能如大衛之豁然呈露者實所罕見。其人格優劣之點無不一一寫出，並不專以揚善隱惡致損個人性格為事。偉大人物每為遺聞軼事所籠罩，常不免有鋪張之詞，故後世稱大衛有詩才，稱其子為大智。但其人格與在位時之故事則一以歷史為本，未嘗稍離事實也。

此列詳細可靠之歷史繼續貫澈撒母耳記兩卷，及列王記上卷之首兩章。但自所羅門一朝之後，記事之體裁突然大變。四世紀事跡所佔之地位與大衛一人生平所佔之地位相等，即此簡單之綱要亦復受申命記編者之錯亂。蓋自所羅門至巴比倫被擄（Babylonian captivity）一時期之歷史，與士師記如出一型。災殃之來由於信仰耶和華之不誠，尤因各地沿襲奉神於高地之舊習，不以耶路撒冷廟為耶和華唯一居地之故。此種解釋充其量必流為關於崇拜耶和華之評論，而非君主之歷史，蓋作者記事，祇求其足以表揚教義而不問其他也。例如暗利（Omri）曾為北方王國建立一大朝代，亞述碑文至稱以色列王國（Kingdom of Israel）為伯暗利（Be-th-Omri）之地，威權之大於此可見，而竟以一韻之詩略過之。然此撒馬利亞（Samarita）城之建設者允許人民崇拜金牛，此與欲證明邪教足以釀禍之史家宗旨當然不合，故不得為歷史上之偉人。列王記即以此種彰善癉惡精神論列猶太與以色列人各朝事跡。歷史家每喜自史事中求得道義之教訓，茲則以歷史本身牽入道德教訓之中，遂致盡失歷史之配景。即在今日惟有專究聖經之學者方能恢復

當時之配景，則希伯來民族史中最後數章之缺乏歷史價值，可見一斑。而今日考訂家之根據則又大都出於他處——如楔形刻文與先知之研究——者也。

在此種割裂之編年史中，每插入妙語，足以引起史家之興味。如所羅門一朝事蹟以一語截斷之，『所羅門其他事蹟及其行爲智慧，豈不備載於所羅門記略中乎？』又如記耶羅波安（Jeroboam）與羅波安（Rehoboam）終了之時，亦以二語結之，『耶羅波安其他事蹟以及戰功治績，備載於以色列列王紀略中矣。』……『羅波安其他事蹟及行爲，豈不備載於猶太列王紀略中乎？』每朝記事之末，幾莫不結以與此相仿之程式。足見作者之目光中固視其書爲評傳，而不視之爲歷史。並可見自所羅門以後，各國皆如亞述然各有王家紀年史，藏之京都，而自耶羅波安時十族分離之後，各國皆有其國史。聖經對此未嘗保存之，其所遺留者不過祭司與先知作者以歷史爲宗教侍婢時所採取之材料而已。

此種王家編年史聖經中僅及其名而未嘗轉載其內容。自後傳說之時代告終，而成文記載之時代於以開始。前此分處之部落至是合併成國，各部落雖仍沿襲其故事，然自孤立



之勢打破後，傳說內容遂因而複雜瑣碎，記憶亦較爲不易。掃羅大衛之奇蹟當然掩蔽不甚著稱之過去。是以希伯來書法在王國時代初次發現之後，歷史遂滋長於所羅門之朝廷，其發展之跡與後巴比崙末年相彷彿。舊聞傳奇亡而紀年史與正式記載興。此種變化當各國文明開始時蓋皆有之矣。

此外尙餘一種希伯來歷史——卽歷代志略，以斯拉紀，尼希米記各書中之歷史是也。此乃由一手著成者，其時約在紀元前三百年之後。此書該括以前各卷之全史，至少涉及猶太王國與耶路撒冷之事蹟。著者引用猶太以色列列王紀略 (*Book of the Kings of Judah and Israel*) 及以色列列王紀略 (*the Book of the Kings of Israel*) 與其他已經散佚之材料。著者顯係耶路撒冷廟中之博學祭司，注意於此廟之高貴，而尤關心其瞻禮。其誇張大衛王國之榮光，尤爲顯然易見，唯此點之歷史關係，須俟吾人離開歷代志略而至以斯拉紀時，方形重要也。

以斯拉紀與尼希米紀實係一書，在猶太聖經中卽統稱之曰以斯拉紀。其中所記者蓋自猶太人見釋於波斯起至亞歷山大東征爲止之歷史。然其足以鼓勵吾人興趣者，並不在其能給近世史家以材料，而在其能狀尼希米與以斯拉二人特異之言行。著述之時固不無摧殘事實之處，然此二傳者實希伯來與古代史學界中之傑作。尼希米紀尤稱佳著。耶路撒冷之恢復者於記述偉績之時，頗能不專事模仿亞述王之浮誇，而能以極清醒之腦筋權衡事物之輕重。彼雖自知其事業之重要，然亦並不掩飾其所應付者蓋爲鄰近之小邦。敘事親切詳盡，讀之彌覺真實，蓋非大手筆不能。結果以寥寥數言而成聖經中最足動人之畫圖。茲舉築牆一事以明之。「築牆者，負載者，一手工作，一手操械……吹角者立我側……我儕如此操作，其餘一半執戈自晨至星辰出現爲止。」

此點以斯拉傳記不免較遜。其在希伯來史學中所以重要，全恃其內容。尼希米敘述彼如何爲猶太人建築城垣以禦強鄰，而以斯拉則述彼如何禁止通婚以隔絕之，終於四百四十三或四百四十四年著成一書，據傳說與今人之懸揣而言，將全世界歷史集中於神廟。茲

姑不問其所著之書真相如何，後來猶太人始終以此書爲一代傑作，而以斯拉之名遂成書吏中之最著者焉。

歷代志略，以斯拉紀，尼希米紀諸書，包含此等史料極爲豐富。然保存之功不能歸諸編集之人。其編年史偏頗而乾枯，正如其編纂工夫之笨拙。然從其記事之中，吾人可以斷定聖經著作之歷程於此告竣。編年史家顯然依照摩西五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與列王記之次序而編比之，而在紀元前三百年頃此數書似已成今本之形式矣。

論舊約史書，至此可告結束；然史家之興趣尙不盡於此數書。蓋其餘諸書，尤以先知著述爲甚，雖歷史價值較差，亦間有極重要之紀事。例如巴錄（Barnah）所記之耶利米

（Jeremiah）傳實可與尼希米傳相埒。就其配景與預言而論，實可稱爲人類史料中之上乘。觀其現身啓示與宗教熱忱，與奧古斯丁（Augustine）之懺悔錄（Confessions）不相上下。此先知著作中常述及當年生活與國君政策之痕迹，然無論其影響歷史至何種程度，其



主旨究不在歷史，茲不贅焉。

最後猶太文學中尙有一篇絕好之歷史著作，未嘗列入新教徒所知之舊約中者，即瑪喀比人書 (*Maccabees*) 是也。是書第一卷敘述猶太奮鬥時代之事蹟，文筆一往直前，異常生動，取材半由記載，半出目覩，記述瑪喀比猶太 (*Judas Maccabean*) 所開之解放戰爭；在此戰中猶太人民之希望曾經實現於一時，宗教自由之外，并得政治上之解放。記事之精密，消息之正確，實古代歷史中佳作之一。試讀第二卷，即更知此卷之優美，蓋第二卷記事失真，復以附和黨派之故，遂致摧殘史事，而成爲法利賽人 (*Pharisees*) 宣傳之史冊。此二卷書之根本異點，即第一卷中宗教信仰退讓歷史，而第二卷中則不復讓步也。此種比較，正如一書述過去之真情，一書則建未來之教訓。然自此基督以前之猶太思想，因過去無得意之事可記，遂不復注意於往事之記載，而日以掃蕩已往羞辱，夢想救世主降世爲事。大衛與瑪喀比兩大時代偉大之功業，有相當之良史足以副之。唯當猶太將亡之際，聊以自慰之啓示

與預言風行一時，而純真之古代史籍因此備受摧折。割裂史籍以扶持其宗教上之信仰，宗教信仰固得長生，而歷史則受困矣。

吾人對此論列希伯來史學所得之結論不可不注意，且亦不可誤解之。吾人對於某種理想珍視太過，每易侵犯他種理想以裨益之，此固常見不幸之事也。史家專責在於發現真相而保存之。所謂真相者即指客觀之事實，或此種事實之綜合而言。史家求真因重客觀，然彼使用此項事實者未必皆抱客觀態度也，此點史家多忘之。是以史家見志高之道德家之割裂事實以遷就其教訓也，遂舉其歷史與論理而並皆輕視之，殊不知非歷史之態度，亦非盡無其相當之理由也。今日吾人因不能藉口道德而破壞歷史上真理之標準，誠以就理論而言，今日科學作品之價值，在吾人賞識中，當然以真理為最高。然當未有科學以前，可信史料甚少之時，其情形實迥異乎此。當時保存事實之法極不完備，故所謂客觀歷史本真之觀念，古人能抱有者蓋甚寡。吾人曾云今世博學者之所以必求真確，蓋因感覺後人追隨於後之故。然因事實價值增高，遂致不能了解希伯來之理想家對於事實之真相何以不甚注意。

矣。

此蓋考訂希伯來史學者之問題也。彼著述摩西五經與史書者，選擇史料，輯成今本，其心目中固以為世界中尚有較過去之紀年史為有價值者在。預定將來之大權自以為已在其手中，不特預定猶太史之前途，并且定奪全世界之宗教希望。第八世紀之先知實為偉大之改革家，能將宗教自禁律變成一道德法典，而以正直之人生起代昔日之犧牲。是以古代舊聞亦經更改以期其適合新希望。受此種新潮激盪之作者自以為所著之書遠較古代之粗陋記載為重要。現代考訂家如不明此輩希伯來史家之觀點，其為罪將與不知其摧殘古代史料之損失同。此種觀點本自有其成立之理由，假使此輩先知不將以色列族脫離上古之歷史而引入非歷史之理想，則所謂以色列歷史者不過一東方弱小民族與文化大局無關之小史而已，又何足供吾人之討論乎。彼信仰救世主者固不免摧殘過去之史料，惟其摧殘之目的乃在基督天國之證實也。要之使希伯來史有研究之價值者反為此等破壞希伯來史之徒云。



唯以吾儕之目光論之，希伯來歷史究因此而大受破壞。然以上所云似非而實是之言，並非歷史與道德，科學與宗教，或科學與神學相形對舉也。僅以述明科學時代與未有科學時代理想之不同耳。

## 第十章 經典之構成

此一束之希伯來文學如何變成今日之舊約全書，茲應述其梗概。此書構成之歷程既長且緩，前已略述其中之一部分。古代舊聞如何於紀元前第八第九世紀時賴先知派中人如耶氏與以氏等編成聯續之成文紀事；如何至第七世紀之末合併而成耶氏以氏本，同時耶路撒冷有以摩西名義編纂法典（即申命紀作者）以約西亞（Josiah）朝第十八年（621 B. C.）頒布之，不久並與歷史相併而成耶氏以氏申命記作者之合纂本，如何當猶太人逃亡之中因受以西結（Ezekiel）新典禮之影響，引起後日之祭史，以祭司目光完全改變昔日之記事；其後如何疊經變，更使全部變成今日之六經；此中經過，前已述及。吾人自此推想，似猶太聖書將隨各時代之嬗變與其不同之需要繼續發展，而實際上亦未嘗不爾。然當時另有一種勢力足以阻止其改變，即經書本身變為神聖之物是也。考其原因，祭司判決之時引用律法（即摩西五經）或不無關係，然最大原因，即在經書文學之含有神祕性，在

初民心目中莫不畏懼而信仰之，卽在今日之百科全書界與新聞界，亦尙不免受文字之束縛。凡事既經筆之於書，卽具有自知之力，惟殘忍之懷疑家方能漠視其命運。然當經書之言奉爲上帝之啓示時——古代法典數皆如此——則雖懷疑家亦無從犯其瀆聖之罪矣。

此種敬仰聖經之心，在以色列成爲獨立之迷信，影響後來猶太與基督教思想者甚大。古代書吏之於律法本有編訂評註之自由。實際上，律法之爲物本係屢次修訂之產品。然自第五世紀中葉之後漸成爲一成難變之物，與宗教信仰之對象，並廣用古時之禁忌以自衛。至先知之書——包括古代諸史書——則於二世紀後約紀元前二百五十年時變成經典。猶太會堂中所誦之兩種經課，一取於律法，一取於先知書，後者之命運遂與前者合而爲一。至於經（*scriptures*）或筆錄（*hagiographa*）之融合則不如此易。猶太拉比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直至基督教徒起而詳加探究始得解決焉。

此中困難之點不在材料之鑒別而在作者爲誰之問題。通常以爲惟上帝所著之經如律法與先知書之得自啓示者始許其加入書中。然以此種標準爲鑒別之根據，勢必衆說紛



岐，蓋其是否由啓示而來，無從斷定也。歷史上論世知人之道厥有二途：一爲外部證據，如親視其書之著成，或雖未親視而熟知其如何著成者是也；一爲內部證據，即據本書之性質以斷定之是也。吾人若用此第二法，勢將評斷何者爲上帝所應言，豈非褻瀆神明罪在不赦。然一人所不敢爲者，可合羣力以舉之，即所謂「衆信徒之同意」(consensus fidelium)是也。世間正宗教義之成立莫不如此。然適用此法時，外部證據之測驗，勢必引起書籍內容之研究，而此有關係之書籍則固早已預備承受此種測驗者。舊約中後來各書在其時間與環境之排列上及其種種神蹟證據上，亦證明神聖作者之存在，如啓示書籍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所言，抗爭未免過烈。此外又有用二種歷史上之方法者：僞託其書爲經典中已予承認之作者所作，或提早其著書之期以求現代之信任。瑪喀比奮鬥時代所著之詩篇與被擄以後之古詩相混，而僞託於大衛。又以所羅門爲後世之智者，於是昔日王國時代之歷史因詩篇與箴言之加入而雜有新穎僞雜之神話。此外更饒興趣者，即提早預言如但以理書 (Daniel) 等之著書期是也。吾人考其內容，顯知其爲安提阿庫以比反思 (Antiochus

Epiphaneus) (175—164 B. O.) 時之作品而竟僞托四百年前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assar) 之時。總之因情勢之迫切，聖經本文遂大受其割裂。然當時無考訂家爲之校正，舊約經典遂於是乎構成矣。

猶太拉比既有此種判斷，他日基督教徒遂得藏身於神聖文字之後，以對付異教之抨擊。猶太拉比與神學家最大之功業卽在建樹信仰靈感之基，以抵抗歷代考訂家之攻擊。雖至今日聖經之威勢尙未嘗少衰焉。然當初基督教徒對此拉比所定經典之真僞，並不十分注意。無論真僞，莫不兼收而並蓄之，對於有預言救世主者尤爲珍視，因之雖猶太拉比所排斥之書，亦復聲價大增。事實上前此根據書本內容以測驗作者爲誰之習至此又破。蓋斯時又有一種新『衆信徒之同意』之興起，勢須滿足。『基督教徒每懷疑其書之本身，何以士帖記 (Isther) 能通神靈而猶狄記 (Judith) 則否，何以傳道書 (Ecclesiastes) 懷疑靈魂，而尙爲神聖所啓示，而所羅門之智慧書力主長生，反視爲世俗之作品，何以所羅門之箴言爲聖經，而西拉書 (Ben Sira) 傳教書 (Ecclesiasticus) 則僅爲塵俗之智慧。』基督教之

博學對此未能解決，須待至第四世紀末年耶羅默（Jerome）著述其名書之時焉。

吾人提及耶羅默之名，即引起最後之問題，即今本聖經之由來是也。基督教徒所用之聖經本係希臘本而非希伯來本。此希臘聖經爲亞歷山大里亞之猶太人從希伯來文中譯出者。舊聞與約西弗皆謂律法由七十二人於七十二日中譯成，故以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名希臘之舊約。實則此譯本係集合各時代各學者之作，約至紀元前二世紀方始完成。基督教聖經最初即從此希臘本中得來。第二第三兩世紀時基督教學者曾有依據希伯來文覆核聖經之運動。其中最偉大之學者阿利根（Origen）嘗輯成六行刊本（Hexapla），並行對照。惟耶羅默始從希伯來本翻成可信之拉丁本，備歐西人之用，蓋氏意以爲根據希伯來本當較希臘本爲近真也。不意其觀念實爲錯誤，蓋七十士譯本所據之希伯來本，實較氏所用之希伯來本爲尤古。當氏著作此編時，以猶太目光先辨其何者出於啓示，以定取去，通行各書亦有被認爲非經典者，因此擾亂教徒之信仰，與古斯丁（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 輩皆起而與之爭辯。中古教會大概信教士寬大之見解，而不信學者狹隘之解釋。迨路德 (Luther) 提倡新教而以希伯來聖經爲測驗之標準時，頗主耶羅獸之說；而特倫特 (Trent) 之天主教大會宣稱陀畢傳、猶狄記、智慧書、傳教書、及瑪喀比人書爲經典固有真本，『如敢不遵此通用於正統教會而見於拉丁本之經典爲神聖者，當詛逐之。』

十八世紀之懷疑家當然易與古代基督教徒之懷疑相反，若輩所問者不在啓示書籍之多少，而在此種書籍何以必出於啓示。此種懷疑遂引起真正之校勘，而十八世紀之阿斯、特律克 (Aethel) 實爲其先鋒。博言學與考古學既興，乃予校勘工作以二種工具：一方面考訂本文，一方面以其他古代歷史互相比較，結果聖經構成之步驟，至今大明，吾人之所知勝於古代之書吏或猶太之拉比，蓋吾人對於以色列史之智識遠勝於當時最後訂正本之編輯家也。

## 第十一章 非聖經文學與約西弗

前章述聖經之構成，足見猶太文學之著錄於經典中者僅一部分而已。此外另有一俗世史家約西弗者，居羅馬，嘗爲希臘羅馬世界撰猶太古代史，與猶太民族自由奮闘史，吾人不可不一略述之。

律法與預言爲猶太思想之兩大特產，古代聖經之配景已具有此種色彩；後來之非聖經文學益大受其影響。結果非聖經文學遂依此兩種興趣而發展，卽他耶默（Talmud）對於律法之敷衍，及啓示書籍（apocalyptic literature）之產生是也。此兩種發展之重要，基督教徒每不知之。然研究新約歷史者必明猶太拉比之主張爲何，並明猶太教末年風行之東方思想所產生之幽思遐想其範圍如何，而後古代基督教之配景以及與其相反或與其相協之勢力，方得識其梗概。

此部口傳律法與摩西之筆述律法相對，由猶太拉比爲之保存，爲之敷衍，爲之討論，正

如基督教會加教會法律於新舊約相同。其來源之如何久遠，至今莫能斷言。然據信其書者所言則謂可以上溯以至於摩西，始於摩西授法之時。其後遂與筆述律法並傳，特世世以口相傳授耳。記此項口傳律法者爲他珥默，其受猶太人之敬仰有如新約之於基督教徒，不僅爲聖經之傳注而已，其威權與勢力且與聖經相埒。此書由二部合成，一爲密斯拿 Mishnah，其收集始於瑪喀比人時代以迄紀元後第二世紀之末年，一爲基瑪拉 (Gemara)，即密斯拿之註釋也。巴力斯坦拉比之討論以紀元後第四世紀編輯成書，即所謂耶路撒冷本之他珥默者是也。巴比崙派學者之討論亦於紀元後第五第六世紀編成，其內容較耶路撒冷本約大四倍，普通簡稱他珥默者即指此書。

此東史料，表面上係記載傳說，吾人似宜注意及之；然現在所以加以論列者，並非爲此，實欲表明其非歷史之性質，并欲表明他珥默之訓練足以妨礙歷史考據也。第一關於他珥默一書之著作雖甚繁夥，且讀者亦雖較讀他書爲熱心，然吾人研究聖經敘述文時所用之證據未嘗引用於此。因其爲多年之口傳，故吾人幾不能決定本書之起源與當初之配景。總



之此種考訂功夫至今尙未開始，他珥默至今仍爲密封之書，他珥默專家雖嘗稱其書可應付人生之一切需要，然史家則祇能大體應用其描寫材料而已。是以研究他珥默者勢祇能從事於字句之臆度，其結果或因引用神學律法而爲咬嚼之工夫，或本玄話而講深奧之道德；然此兩種趨勢均不能引至歷史分析之一途。吾人詳察他珥默再回想其自古代猶太生活所反映之影響，將更嘆舊約爲歷史作品之難能可貴矣。

此種印象因讀先知文學 (prophetic literature) 而更爲明顯，預言之影響猶太心理與律法之影響相埒。前數章已述及此等預言如何與律法傳佈高尚之道德，以不朽之價值給予猶太之志望。後期猶太史中此種預言文學極爲豐富，不足稱爲文學者更多。此實一種絕大之貢獻，詩豐於情，而富於幻夢，蓋東方熱狂之發洩，所謂啓示之文學是也。此類作品雖有時以有力之幻象攘奪真正事實之地位，並以極有力之信心使其幻象之逼真；然其所含之歷史性質，大半自對於將來之信仰中得來，非於過去有何興趣也。預言固足以阻礙科學之研究；然當吾人論列其爲歷史之障礙時實可視爲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之一

種表示。東方人每漠視事實與幻想之區別，其興趣往往視其願望爲轉移，而不受實情之支配；故其態度始終不近於歷史也。至於西方人雖亦抱有此種態度，然其關心現在之事與過去之事莫不在其實際上求之。歷史乃實地發生之事，決不能以吾人志願中所希冀之事，代實際上曾有之事。歷史之範圍限制本極嚴密，就方法言則有其種種之不可能，就材料言則又處處以事實爲其壁壘，固無絲毫迴翔餘地也。

「律法與先知」顯係猶太之產品，雖或有假自約但河以外者，究之均屬巴力斯坦文化之表現也。然自亞歷山大東征之後，希臘文化傳播近東，末季之猶太遂受其影響，在散居（Dispora or Dispersion）於希臘羅馬世界之猶太人中尤爲如此。結果猶太人與外邦人（Gentile）互觀各人過去之歷史。此種互相考問頗有裨於歷史。實爲後日希臘多德時希臘歷史考訂（卽以古埃及及爲考訂古希臘之標準）之先聲。由此觀之，此兩種古代對於史學稍具成績之人民——希臘人與希伯來人——相遇之後，必能引起其考訂之精神而促進科學歷史之發展；卽希伯來人不能得此種接觸之益，至少希臘人應獲其利。果能如是，

則今日聖經考訂之業不且已見端於二十世紀之前乎？吾人欲求其所以不如是之故，必須研究希臘（Hellenic）猶太教（Judaism）中兩大名家之著作：即哲學家腓羅（Philo）與史家約西弗是也。

腓羅猶大（Philo Judaeus），亞歷山大里亞產，基督同時人也。吾人所以論及之者，非因其對於史學史有何貢獻也，乃因其用寓言解釋典籍，於鼓勵思想上之非歷史態度有重大之影響也。此種方法經基督教徒之發揮甚為完備，吾人至討論阿利根與辯正者（Philo apologists）之著作時再詳述之。然腓羅雖似未曾直接影響後來基督教作家，此或因其為猶太人之故，然其對於當世之貢獻，無論猶太與希臘，均甚重大，吾人不能不注意及之。蓋腓羅之用寓言，非僅解釋書本之正義，并膽敢假借歷史之意義以為其附會哲理之資也。

腓羅著作極多，茲擇其一二，以見其註解摩西五經逐詩逐韻解釋之一班。神聖律法之



寓言 (The Allegories of the Sacred Laws) 之開端曰。

『天地萬物既成。』摩西既述心靈 (mind) 與感覺 (sense) 之造就，乃進而說明二者之完成。但摩西云二者均未完成，所完成者僅心靈與感覺之觀念而已。故稱心爲天，蓋理智所能知者皆在天上也。而稱感覺爲地，蓋所謂有形物體者皆由感覺而來也。心靈之飾品爲無體之物 (incorporeal things)，祇能以理智見之。感覺之飾品爲有體之物 (corporeal things)，可以外界知覺見之。

『六日上帝畢其事。』此句似極簡單，謂世界於六日內創成，或竟設世界於時間中創成亦可；蓋所有時間皆由晝夜組成，而晝夜之分則又因太陽環繞地球上下之故不得不爾矣。然太陽爲天之一部分，故吾人不能不承認時間之爲物較世界爲後出。是故吾人應云世界非於時間內創成，而時間則因有世界而後發生。蓋時間之原質本於天之運行也。

是以當摩西稱『上帝六日工竣』時，吾人須知其所指者非日數也，特以六爲完善

之數目耳。蓋此數爲各部相等之第一數，等分三分六分各部均勻，并爲二三兩數相乘之積。二三兩數超出單位中之虛無；蓋二數爲物體之象，可以均分爲二。三數爲立體之象，因其可以三分也。而且并合有機動物之運動。蓋有機體自然能有六種方向之運動：卽向前，向後，向上，向下，向右，向左是也。而且彼極欲表明有死之物與不死之物其存在皆依照其相當之數目。如計算有死之物則以六，不死之物則以七。故第七日不再創造有死之生物，而開始創造他種較爲神聖者矣。

吾人鑒於此種空論之爲古代大思想家成熟之貢獻，卽可見神學離開實事範圍與歷史歷程之甚遠。而當時之理智興趣，蓋盡在神學掌握之中也。

腓羅之於記事間亦承認其爲事實，然亦僅視之爲神意之外幕而已。如伊甸花園中之河流（雖創世紀地理不甚完美難於考據）或係真正之河流，然必附會四德爲四河之標幟：卽謹慎（Prudence）制慾（Temperance）勇壯（Courage）公平（Justice）是也。而均發源於聖智（Divine Wisdom）吾人讀此不免憶及希羅多德對於崇奉荷馬宇宙學

說與海洋圍繞世界之地理學家，然吾人決不料希羅多德之解決困難在於變河流爲寓意也。所幸歷史與哲學蹊徑之不同，自始即涇渭分明，吾人可不多述矣。

約西弗弗拉惟 (Flavius Josephus) 之爲人適與腓羅相反。乃一熟悉世務之戰士，政治家，與外交家也。猶太抗拔羅馬時，嘗爲領袖，惟終與羅馬帝韋斯巴先 (Vespasian) 構和。爲皇族之寵臣，故從皇族名稱爲弗拉惟。耶路撒冷失陷後，卽遷居羅馬，從事著述。以希臘文爲希臘羅馬世界作猶太戰爭史 (The Wars of the Jews) 一書，與長篇之猶太古代史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并有闢謬論 (Against Apion) 一書，蓋係一辯護猶太之歷史材料與方法之作，所以禦希臘人之攻擊者，尤以反駁亞匹溫 (Apion) 之反對爲主。此外又作自述一書，以答本國人之攻擊。是以當時猶太人所最痛恨而視爲叛國之徒者，反變爲保護猶太歷史之人。然彼終不爲猶太人所喜。讀其書者大都爲異族人或基督教徒。其書并異常風行。當時著作之能傳諸後世如彼者蓋寡，不啻一基督教之先進 (Christian)



Father) 15。

約西弗自身之歷史攙入其著作中者甚多，故吾人殊不敢據其書以定其價值。氏約生於紀元後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之間，生於高等祭司之家，曾受祭司教育。壯年爲有名之法利賽人。紀元後六十三年至六十四年被國人派赴羅馬爲猶太人辯護，極爲順利。後牽入大叛 (Great Rebellion) 之學，成一領袖。但自被虜之後，卽降羅馬。因預言韋斯巴先將爲皇帝，始免刑戮。猶太人雖對之攻擊不已，然其受弗拉惟皇族之寵遇未嘗少衰。其藉詭詐而擢高位情形，於其最初之著作中 (卽猶太戰爭史) 可以見之。此書作於紀元後六十九年至七十九年之間，蓋一種宮廷歷史與解嘲之作也。

猶太戰爭史係一巨著，全書共七卷，首二卷述猶太史，上溯安提阿庫以比反思之攻陷

耶路撒冷，下迄紀元後六十七年之戰爭。著述此部時，頗賴已往史家如尼古拉 (Nicholas

of Damascus) 輩之著作，此外並未能廣事搜求。其餘諸書根據當時材料及一己所知而

作，故讀時應參照其自述。彼自云其書曾就正於泰塔斯 (Titus) 而得其同意。據塔西佗

云泰塔斯曾頒縱火焚燬神廟之令，而約西弗之著作則迴護之，是則泰塔斯之同意其書，亦正意中事也。約西弗大體加罪於誤用愛國心之猶太狂徒，以爲天道昭彰，此輩當負此禍國之責云。

猶太古代史一書志望更奢，爲古代文學中一最長之個人著作也。全書凡二十卷，爲不熟悉聖經者——猶太人不知古代者極多——將猶太之過去詳細敘出。主要材料爲七十士譯本，即舊約之希臘本，此外并益以熟悉律法者相沿之傳說，并引聖經以外之證明，如記居魯士之事蹟，取材於希羅多德，後部材料則多取自羅馬。然此種材料皆經其改變以適合其書，故其書實係一種考訂之作，推源著書之真正歷程者也。

然則其文體何如耶？氏亦猶波里比阿（Thucydides）自知短於文才，故盡力於內容之美備以圖彌補。在其戰爭史自序中宣言對於「真實事物」不敢稍有增減。其言曰：「吾爲愛真理者著作此書，非爲彼以文筆自娛者作也。」「文體之優劣，當聽讀者之評定；至若事實之確否，則敢自信當著述之時，始終以求真爲依歸也。」吾人觀其聲明，頗不願斷言氏之文

體與其著作內容同其卑陋。蓋氏本長於詞藻，當時文藝上之各種方法彼皆能之。嘗爲聖經上之英雄與後世之英雄偽造演說之詞；復喜誇張以求動人，每以巨大數目爲形容之資料；例如稱耶路撒冷猶太人之被殺者凡一百十萬，而據塔西佗所記，則被困者共計六十萬而已。其論摩西政才，鋪張揚厲，令讀者有過譽之感。然當時人多愛此種文筆，故氏有此誇張之文。是故卽其自恕不長於希臘文之謙辭，或反足以增加其全書之氣勢。其自稱文采不佳，而事實則願讀者之加以信任，此種說法尤可謂以巧語奪人。茲節錄其巨作古代史之結論以爲例：

此書既成，予敢大膽言曰，無論猶太人或外國人，莫能將古代之事告諸希臘人，源源本本詳確如此書者。至於本國人士嘗承認予博通猶太學術遠勝儕輩。予又深究希臘學術，洞悉希臘語言之原質；唯吾已熟習本國語，故對於希臘語之發音未能十分準確耳。蓋我國素不重通解各國語言，而以當代流利文詞點綴其言語；因彼等輕視此種成就，以其爲平民之所務婢僕之下技也。惟博通本國律法而能引伸其義者，則認爲大智，竭力獎勵。



之。然自古至今苦心從事於此者雖頗不乏人，而求能擅勝場獲獎勵者尙未見有二三人也。

偏於宗教迷信者每不注意實事，約氏此病較淺。然觀其解釋但以理書時之感有困難，殊堪注意。其言曰：「但以理不特如普通之先知能預知來事，并能預定成事之時期。」此即計算神聖計畫所需之年歲問題，虛費後代思想不少，而且預設年代於將來，不建設之於過去也。苟氏爲思想家而非研究家，或將循此而走入非歷史之境。吾人正幸氏之非哲學家而爲史學家也。

此外尙有一書必須討論，卽史學家最愛讀之關謬論是也。此書宗旨在於攻擊當世外邦史家之不能領略猶太人之歷史，而竭力辯護猶太史之可信。茲錄其開卷時對於希臘史學之批評，其中頗具至理，可作啣接下章之關鍵，并可視爲古代史學之概論，爰不厭詳引其成文如下：

予每怪今世之士凡遇古史必就教於希臘人，以爲唯有希臘人能知其真相，而不信

本國人或其他諸人。據予所見，適得其反。若能排斥空談而求真相於事實之本體，即知吾言之不謬矣。夫希臘人之生聚，皆新近之事，猶前日昨日之事耳。予當述其城市之建設，藝術之發明，焉；律法之記載，焉；至於史書之編著，轉其末務而已。實際上彼輩自承保留最古最久之傳說者，須推埃及人，加爾底亞人，與腓尼基人（予雅不願將我國人包舉其中）。誠以此數國所在之風土氣候，莫不適宜，故最無破壞之患；而其人民之對於往事，亦復加意保存，不使湮沒。奉歷史若神明，由大智者記諸公家記錄。至於希臘則迭遭災害，往事消亡，故各時代有各時代之新生活，均以其生活方法為開端於自身。其初知文字之用為時已遲，且經諸多困難，彼誇大之徒，每謂其文字知識導源極古，學自腓尼基人與卡德摩斯（Cadmus）。然無論在其寺院或其他公共紀念物中，迄無人能以當時所保存之文字見示吾人也。即彼參加特爾戰爭（Trojan War）諸戰士生長之時代，至今尚在狐疑之中。當時希臘人是否已用文字尚難臆斷；普通謂希臘人在當時尚不知今日用字之法，此言殆最近真。實則在荷馬史詩之前，希臘人公認為真希臘文者，可稱無有。而荷馬之生顯然

後於特類之役，且據稱卽荷馬亦並未嘗以文字筆述其詩篇也，僅賴歌謠以保存之而已；至後世乃總匯成篇，其書之所以錯異百出者，卽以此也。至著作歷史之徒如卡德摩斯 (Calmus of Miletus)、阿古西勞斯 (Aousilans of Argos) 輩皆距波斯戰爭以前不遠之人也。而且彼以哲理探討天神事物之徒如反累西第斯 (Pherecydes the Syrian)、比塔哥拉斯 (Pythagoras) 及塔利斯 (Thales) 輩皆自承得其學問於埃及及人與加爾底亞人，而其筆述之著作則仍不多。此卽普通認爲希臘人最早之作品也，而若輩之信此種僞書爲真，固尙須經過困難之考訂工夫焉。

是則希臘人之自誇，一若惟有彼輩熟知古代，惟彼輩能傳古代實事，豈非大謬乎？試觀希臘人之著作，卽可知其動筆之時並無良好根據，對於事實僅記其臆度之辭，此非明眼人皆能立見者乎？故希臘著作家在其書中往往互相辯駁，對於同一事件不惜以矛盾之記載予人。假使予以希臘人較予所知爲多者而教授此輩希臘人，教以希拉尼古斯 (Hellanicus) 與阿古西勞斯所述世系之互有異同，阿古西勞斯訂正希西阿之錯誤凡

有幾處；如何伊福魯斯 (Ephorus) 證明希拉尼古斯所著之史多屬妄言；如何泰米阿斯 (Timaeus) 所述與伊福魯斯互相矛盾；後起作者與泰米阿斯以及所有作者與希羅多德之互相矛盾，則予所費之光陰可謂虛擲矣。即阿特黑提 (Atthides) 諸家述雅典之事亦互有異同，正如泰米阿斯之述西西里史 (Sicilian history) 與安提阿庫 (Antiochus) 腓利斯杜斯 (Phlistus) 及卡利阿斯 (Callias) 輩所述之互相矛盾無異。著阿哥利斯 (Argolis) 史之諸家，亦不盡與阿哥斯人 (Argives) 之情事相符。以波斯戰爭之大事，且有極著名之史家爲之記述，而其間尙大有出入，則關於其他城市及較小地方者，更復何言？即修昔的底斯以良史之才述當時之事，世所視爲最正確者，尙不免受記載錯誤之譏焉。

至此等異同之由來，在彼詳加考察者視之，原因或亦甚多，然予竊以爲最重要者厥有兩端。而予以爲第一端，殆爲其主要者，即希臘人自來不注意往事之公家記載，此種情形當然易於引入錯誤之一途，而予記述古史者以妄言之機會。蓋非特其他希臘人不重



記載，即號稱文明先進 (Archoithons) 之雅典人，亦無此種典籍留存至今；此輩以爲現存德拉哥 (Lago) 關於殺害之刑律爲最早之公家記載，然德拉哥之在世僅較僭主比西斯特拉杜斯 (Pististratus) 略早耳。至於阿卡提阿人 (Arcontians) 之有文字爲時尤後，且其習得之也亦甚苦，故此輩雖自誇其歷史之悠久，吾人又何必齒及之耶？

記載無存。既無以指導學者，又不能校正妄言，故各家所述遂大相懸殊。然此外並有第二原因。熱心著史者往往不注意於發現事實之真相；此雖並非難事，然一般人均喜誇炫其文彩，以爲卽此已足以勝人，遂行之而不疑。亦有專事荒誕記事之著作者，又有頌揚城市君王以取悅者，亦有專事立異而自鳴得意者。初不知凡此種種皆與真正之歷史相違反者也。蓋口陳同樣事情，筆述同樣記載，乃真正歷史之本色；乃此輩史家之同述一事，往往記載各殊，以爲必如此方可令讀者視彼爲最能尊重真理之人。實則希臘著作家語言文體之佳固無可疑，至於古史真相之敘述，則非其所長，而對於各國之風俗更非所知矣。

至於記載古代歷史之職，在埃及人、巴比崙人及巴比崙人中之加爾底亞人，皆以此委諸祭司，而祭司並以哲理推究之。又如腓尼基人與希臘人雜處，用文字以記日常人事及國事之沿革，此皆爲公認之事，於此無須引證。然吾人須知我國先人亦嘗謹慎從事於此，（予不敢謂較他人更爲謹慎，）亦以此職託諸高等祭司與先知；其所記各時代之史自古迄今均極真確無誤；予敢謂吾人歷史今後當能仍舊照此進行也。

約西弗繼謂「無一萬卷互相矛盾之書，而祇有二十二卷包括古今紀錄足稱神聖之書」之民族當然較其他各民族勝。爲此種辨護之談茲不詳論。唯吾人須知其後各章不僅在希伯來史學上頗有價值而已，蓋其中含有外邦作家之選錄，曼涅托與柏洛索斯之選錄尤多，爲吾人今日僅存之史料也。此書誠一才人之佳著也已。

此最後最偉大之猶太史家約西弗竟憶及埃及與巴比崙亞述最後最偉大之史家曼涅托與柏洛索斯，殊爲可異。約西弗之爲史家，蓋亦希臘羅馬世界之產品而非直接其本國

文化之先進。茲三人者皆爲外邦人而著本國史。然約西弗之成就最大。氏又極似希臘最後大史家波里比阿，二人之一生事業極相類似。二人均居羅馬撰史，均承覆滅本國者之恩寵，而均以妙絕方法與多量證明以辨護其母國而取信於異邦之人。故二人不僅爲史家，且爲歷史考訂家，爲古代之新人物焉。吾人於此更可見史家之產生，不在經歷年代之久遠；如講述一事必以得同時人之信仰爲目的，卽可以造就良史。僅有多量之過去歷史，尙不若有善於考訂之學者爲有價值也。





## 第二編 希臘史

### 第十一章 自荷馬至希羅多德

吾人述及希臘，遂聯想及於荷馬，此常人心理也。近世之發見足以重訂希臘之歷史，然亦證實此項觀念爲不謬。考古家曾發見推來 (Troy) 以前之特類；然汔未嘗發見荷馬以前之荷馬也。現在吾人雖已溯至阿加綿農 (Agamemnon) 以前之幾千年，諾薩斯 (Cnosus) 與喜薩立克 (Hisarlik) 之城垣古跡雖標有古代戰爭與初民遷移之跡；然邁諾斯史詩 (Minoan epics) 之痕迹尙未出現於世也。精緻之畫壁，與金匠之傑作，至今尙表示克利地 (Crete) 海王或阿哥斯 (Argive) 平原游牧富翁之雄威，然希臘人相傳貝拉斯琴 (Pelagian) 過去之故事，不過述其失敗。希臘人對於在其前者之文化，智識極爲薄弱。荷馬詩中固亦有邁錫尼 (Mycene) 光榮與島民山歌之殘跡；然其中英雄豪傑，皆後

世之人，且係異族之人也。然此等史料雖極簡陋，而核以現代發掘之結果，皆極真實。故克利地最盛時代（Middle Minoan）之故事，必有保存至荷馬之時者。且後世希臘之兩大學

者，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厄福拉斯（Ephorus），談及邁諾斯（Minoes）之文化時，其

態度似極其深信而不疑，故吾人不能不假定邁諾斯之文化確曾遺下真正之史料。唯其究係何物，至今尚莫能測。史家極望將來通解邁諾斯書法後，諾薩斯王宮中之碑刻，不僅記載

帝王之事業，并具一種王家編年史如亞述與巴比崙然。然雖有考古學，而荷馬之書仍不失其地位而為希臘過去之最初記載。雖希臘史學之真正源流，非荷馬舊聞而為考訂荷馬舊

聞之運動；然今之學者，已公認荷馬史詩大體根據實事而作。推來一役之故事，或即希臘民族遷徙時所遇意外事實之隨意論述；今存之本或即帶有地方色彩之民族歌謠（Ballad），

賴機會與雅典文化而傳下者。然其描寫社會與故事之細節，頗具真正歷史價值焉。伊利亞

特（Iliad）之足以供考古家之參考，亦正如考古學之足以證明伊利亞特之有歷史價值云。

荷馬詩係何人所作，此問題迄今尙未解決，在史學史中，可勿詳論。此渺茫悽愴之盲目詩人上古奉爲希臘詩聖者，曾經百餘年考訂學之攻擊。然最近對於過分懷疑者，似發生一種反動，荷馬原有之地位，顯有逐漸恢復之勢。一七九五年，德人倭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刊行轟動一時之荷馬引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打破各詩出於荷馬一手之說，推倒荷馬獨尊之地位。迨十九世紀之世，學者從各方面研究其詩。而因神話與初民歌謠之比較研究，隨博言學而發展之故，學者漸目之爲初民童話，爲各時代多數詩人之作。所以如出一人之手者，則因此民族之個性特著，個人氣質貫徹於一般社會表示之中。有此兩種原質（個人與一般），故能使其詩魔力倍增，非僅希臘人加意保存之，卽學希臘文者，亦莫不珍視之。蓋其詩風韻綺麗，才氣勃發，并具有廣闊之眼界與樂趣。其與個人創作不同，卽在於此。吾人曾謂記載賴碑刻而存在，而傳說則隨時代以變遷。至於荷馬之詩，雖係傳說，然其辭自能萬古不朽。非僅賴記憶而流傳，且寄於全民族之理知生活。

中也。

就歷史而論，希臘人之尊重荷馬詩，有如猶太人之尊重聖經。荷馬詩篇權威之深入人心，直至希臘理智充分發達之時。最初基督教教父即抱此種心理接受其詩，竭力證明摩西之記載，較早於希臘人之記載。今日又起同樣之現象，其考證荷馬與摩西也，亦復互相對照，而以同樣公平方法測驗之，證明二書之成，皆由羣衆之力，而漸成經典者也。普通以爲庇西士特拉安（Peisistratus）於六世紀時，羅致博通荷馬詩篇之士，命製正本。此人是否爲希臘之尼希米，姑置勿論，而今本之爲亞歷山大里亞之學者所編，則大概可決也。蓋非僅伊利亞特與奧德賽（Odyssey）係採集各詩而成，即遺下諸詩亦不過浩博之荷馬歌謠中之一部份而已。各地詩人每改作或續補其詩，以迎合聽衆。『各自尊之城邦莫不思推源於荷馬時代之英雄』無怪自命爲荷馬故鄉之城市不一而足，實則各詩原集各地詩人作品而成，荷馬之故鄉當然不一其處矣！



與荷馬並肩者有希西阿 (Hesiod) 猶威至威士 (Wordsworth) 之與司各脫 (Scott) 也。此書之論及希西阿，僅爲間接關係，以其詩篇頗有影響於後代作家也。希西阿並非善談故事之歌人，乃一農民道德家，智慧平庸，喜究神學。其詩不求豔麗。所著工作與日期 (Works and Days) 一書，乃皮奧西亞 (Boeotian) 樸實農人之實地工作與日常生活，專心注意於收穫天氣與人類不平諸事。其神譜學 (Theogony) 一書，可謂爲希臘創世紀之首章，詳述神祇降生之事，以及神人之交涉。就二書本身論，在史學史中本皆不應提及之，亦有與史學有關之點，不可不察。工作與日期一書始定時代之區分，別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銅時代，及鐵時代，後世夢想家之受其蠱惑者甚多。神譜學一書，述明古希臘人對於社會起源之觀念實根據於神話。故其一詩具有各時代社會進化之結構，隱具世界史規模；其另一詩則寫出此種歷程中之神聖因素。要之，人類在希臘創世紀中，雖因文化之遞嬗，漸失神祇之觀念，而卻有一種歷史哲學發生，既不屬哲學，又不屬歷史。故在希西阿之詩中實含有後日盧梭 (Rousseau) 學說之嫩芽也。

然荷馬與希西阿之作，皆不足以稱史也，不過詩歌，傳奇，藝術，想像之創作真幻之理想化而已。歷史起源蓋另有其他較爲蒙昧之配景。事實上此種詩歌材料足以阻止歷史之發展。自科學方面論之，藝術本身發揮太過，詩歌之作品太美，遂致希臘人民，不復再求他種記事。蓋歌謠中所載之功業，既人人知之，人神之黃金時代，既人人信之，有如此滿足光榮之過去，更復何求耶？故過去皆帶傳奇之色彩。而所謂過去者，且亦不僅已往之歷史而已。古代天方夜譚之一種魔術，實在其朦朧境界之外，而所述故事其目的在於娛樂，而不在於求知。現代固一鐵時代也，然每可賴史詩之回憶，以獲得過去之黃金時代。史詩如能激起過去之觀念，則必並顛倒過去之觀念。故希臘古代之配景中，吾人固見有真正城市與真正英雄；然幻想原質，雜出其間，以致真正與捏造之事實，難於鑒別。

希臘古代詩歌之足以阻礙歷史之發展，尙有他種情形，即專重個人是也。史詩從未有以城市組織之源流爲其題旨者；其所述者必皆涉及人之生死，偉大之功績，與驚奇之慘事。

凡此皆可包之於歷史，然歷史之範圍斷不止此。歷史所記之社會狀況，必須包括政治與普通事業；或記一城市管理上之變更；或記物價飛騰時，僱戶所感之苦痛以及牧民劫掠等事蹟。然希臘人無論其是否由於史詩之故，對於當代政治雖極注意，然至第六世紀之後，猶深信荷馬所述之民族起源。而此時希臘之政治組織早已十分發達，且並甚為複雜矣。國家之組織已極其完善，其人民亦甚敏慧而善辯，然仍奉質樸之傳說，復造作同樣之神話以求與古代英雄相連絡焉。

希臘真正之歷史須待至文化極盛時代始見產生，此種情形，實難索解。最初散文家沿襲詩人之題旨，所述者政事少而英雄貴族之故事多。至希羅多德方為首出之政治史家，始將國家之演化與民族之事業為有系統之敘述。然希羅多德之出世為時已晚。歷史鼻祖所述之故事，蓋作於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時代與索福客儒 (Sophocles) 同時。其時雅典之民主制度早已成功，梭倫，克來斯第尼斯，甚至亞里斯狄第斯 (Solon, Cleisthenes, Aristides) 輩之事業，亦早已成為過去之陳跡，然後方有政治史之著述。

然希臘史學著作之所以遲遲出世者，並非因希臘人對於過去缺少好奇心也。實因希臘人之好奇心另有歷史以外之物足以滿足之耳。希臘人而欲發展歷史與造就史家，必須有懷疑考訂之精神，而非舊日權威之盲目接受。考訂之學首起於愛奧尼亞（Ionia）諸城市。隨之俱起者，非僅歷史而已，且有一種理智新生活（Vita Nuova）焉，以哲學為科學，以科學為藝術，此乃希臘天才所獨創，前此人類思想史中所未有者也。

此種考訂精神之發生，不在雅典，亦不在希臘半島中。遠處東方小亞細亞沿愛琴海一帶，有愛奧尼亞希臘人（Ionia Greeks）之城市焉，山巔海灣之間，約有城市六七處，皆希臘人之殖民地，在世界政治史上不如尼羅河幼發拉的河流域諸國之佔有何等地位。既未嘗從事武功，亦未嘗建設帝國。即在今日，聞其名者，猶甚少也。然其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則與埃及或巴比崙不相上下。西洋之考訂思想，實淵源於此。大膽自由之研究精神為希臘思想之標記者，自此出世矣。



此等城市扼東西交通之孔道。希臘人據此已數百年，方遭波斯王達理可（Darius）之蹂躪。當西元前第五世紀時，諸城固爲東西戰爭之導火線；然前此實曾任他種交通之任務。蓋穿過後部米安得河（Meander）流域與弗呂基亞及來第亞（Phrygia and Lydia）山徑，有陸地商路，經過小亞細亞古赫族（Hittite）諸城市，而遇亞述市集於卡墾密士（Carhemish）也。此實東西貿易之要道。在其南岸則與腓尼基商船往返，運載貨物，時或有字母之輸入。西岸諸島，與至黑海之一帶海岸，本國船隻時相往還，奪推來之商業而殖民於其地焉。阿第加（Attica）之主人乃其同族。其對於荷馬與北方未開化以前之克利地與愛琴海之古文化，保存者且較雅典爲多。此輩原屬希臘人，襲有相同之古代文化。然希臘新科學精神之激發，實導源於蠻族。希臘人既得有國外世界之知識，故其對於本國原有之文明，漸覺不足。各種文化，羅列其前，復可互相比較，因之疑快交集，興致大發。乃能從物外窺入，以品詳其本國之傳說。古代質樸之信仰，因懷疑而漸失其尊嚴。於此理智革新運動中，且有攻擊荷馬傳說者，其精神不亞十八世紀哲學家攻擊基督教世界中傳統之神學焉。紀

元前五百年前，哲學家芝諾芬尼（Zenophanes），反對荷馬與希西阿之神話，以爲此等神蹟，在天然定律運行中，斷不可能也。歷史即發生於此種背景中焉。

歷史之真確淵源混淆難定。吾人已知歷史（history）一字，愛奧尼亞希臘人用以指全部理智運動上之研究，而非專指狹義之一小支。所謂「史家」者，乃尋求真理者也。伊利亞特中早作如此解說，當各黨爭論律法而呼曰：「吾人其請亞特魯斯（Athena）之子阿加綿（Agamemnon）爲吾人之「公斷人。」荷馬所謂公斷人其原文本即「史家」（histor）一字，顯然指熟知民族風尚而斷事平允者而言。此類才智過人之尋求真理者，凡半野蠻人民中皆有之。羅馬之法官原文稱爲「叩問者」（quaestor），即以尋求真理之職，引入正式官制之中。然真理之尋求未必僅限於法庭也。吾人並可考問神祇之下辭焉。此字在以色列爲宗教之開端，在羅馬爲法律之開端，而在希臘則雖哲學上亦絕無此種文字。雖其所論以神話爲多，然考問者爲世俗之事，現世人類之工作也。故希臘人所謂考問顯然自始即注意實事，而以排除幻想爲目的。其何以擯斥於哲學之外，殊難索解。要之第六世紀愛奧尼亞人之所謂歷史，

極似第四世紀雅典人之所謂哲學。然因其同具實事求是之性質，故一方面足以脫離神聖靈感之觀念，一方面又使之不失於虛幻。所謂哲學本意爲求知 (Philosophia)，或可流爲理論之理論。而歷史本意爲求真 (Historia)，則仍繼續其考求事實之工作。其在科學上之可能，亞里斯多德已見及之，故在其所著哲學中，並述及生物世界之一部而名之爲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唯氏之解釋此字，猶作爲搜求之意。直至最後希臘大史家波里比阿 (Polybius) 之著作中，其義始自考問而變成記載。波里比阿雖極注意其書之科學方面，然此字用法之漸變，彼或不甚注意及之。唯此種用法之在非科學的方面亦屬重要。蓋求真方法縱或未能影響於宗教或形而上學，亦已爲文學所獲得矣。

然此等區分，決非第六世紀之奧尼亞所能知。其字範圍至廣，故當時人決不料「求真」(Historia)一辭僅指歷史而言。即當希羅多德時，此字之意義業已縮小，而希羅多德本人亦不料後人將稱之爲歷史之鼻祖。其考問並包有地理，兼寫各國天然形勢，與其居民之職業與事功。彼所著之歷史即此雜著。唯最可異者，即吾人所認爲盡美盡善之歷史部

分，敘述過去不能記憶之事，或考問其本人所不能得者，彼竟不稱之爲歷史，反以他字名之。其巨著中每雜有此類記事，其篇幅之長，本已可另成爲史。如克里蘇斯（Ctesias）與來底亞，埃及，西徐亞或色雷斯（Lydia, Egypt, Scythia, or Thrace）之故事，皆往事之記載也，今竟不稱爲史，而稱爲舊談（logoi）云。

所謂「舊談」者，指他人之所言而吾人轉述之孳乳史料，傳聞所得，非自己之「考問」，所能證實者也。然其意向不止此。所謂舊談早已成爲專門名詞，指吾人所講之事——即今日新聞家所謂「故事」，以散文敘述之。故愛奧尼亞之散文家，每稱爲說書家（logoi-graphoi），希臘文學史中之始創歷史者，卽此輩也。

散文歷史之由來，導源於城市編年史家（epitaphoi）。此等編年史家，亦與在其他城市同，將愛奧尼亞諸城市之故事推源至荷馬之英雄，與希西阿之神祇。其所以去韻文而用散文，或因取材於寺院與官吏記載之故。卽此一事似已可視爲真正之解放，然收效頗遲。其題材大都爲名門望族之世系，其下筆之難殆可稱最，在彼賴文墨以謀衣食者尤爲如此。然考訂衝



動實始於此。蓋此輩常述舊聞者，漸生懷疑，於是廣考過去陳跡而變為尋求真理之人矣。

此等說書家之傳留至今，僅有姓名而無著作者，約有三十人。希臘人相傳以年遠模糊之卡德馬斯 (Cadmus of Miletus) 居首。據亞氏為希臘文之發明者，亦有謂其為真正創造希臘散文者。凡此姑置不論，吾人所知者有某城市，於第六世紀中葉後產一散文家記述本國民族之往事，考察世界之地理，為希羅多德直接之先鋒而已。赫刻提阿斯 (Hecataeus of Miletus) 可稱為最初之「歷史家」，其著作——雖不甚完全——曾傳至今世。吾人從此始確知有一班考訂家，先考訂其材料，然後求事實之本真，為後世史家唯一之職務。然彼之所以得稱為歷史家者，僅在其譜系 (Genealogies) 開卷之第一句而已，並非因其書中保存有何種史料也。按其生平，適值東西大戰之始，而其故鄉又適為促成此戰之地。是以兩種紀元相遇於此急轉之時期者，皆得反映於其著作中。現在認為氏所著作者僅有二書，一為世界遊記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一為本地譜系 (Genealogies)。前者為一足跡甚廣之子民對於波斯大王治下世界之描寫，後者為一希臘愛國之士對於本城英雄之紀

述。二者之中似以遊記——即希臘人亦實認爲如此——爲更屬重要，此蓋能將現代世界昭示後人。然與吾人有關者，當然推譜系一書。此書題旨雖模糊狹小，然其中確含有一線曙光，於人類理智解放史中有重大之貢獻。此書能用新得之智識以考訂古代之神話。其首句曰：『赫刻提阿斯云：我所書者即我認爲真者也。蓋希臘故事，錯雜繁多，且在我視之均極可笑者也。』此寥寥數言實足以表明新紀元開始。其語氣之響亮極似福耳特耳（Voltaire）之言。所惜其著作之留存今世者爲數無多，不能使吾人斷定其成就果與其理想相稱否也。吾人知彼與哲學家芝諾芬尼不同，不以荷馬稗史中之神話爲無科學上先驗之可能而否認之。其考訂學問乃由神話與歷史之比較研究中得來，而非應用愛奧尼亞之哲學也。惟其爲地理學家，故能以比較方法校正偽史。其思想之開放蓋由於遊歷開放世界之故也。

希羅多德曾記一赫刻提阿斯之軼事，此於最初考訂精神之發生，極有關係。篇幅不長，錄之如左：

『當史家赫刻提阿斯居底比斯（Thebes）講其身世，推溯其祖先至第十六代之神

時，朱比他 (Turpion) 祭司之待赫氏，一如其後日之待我，然我固未嘗敢自誇家世也。祭司輩引我入內部屋宇寬敞之聖堂，以無數巨木像示我，計其數目與其所言者適相符。當時風尚，每一高職祭司尙未去世時必立像於中。當若輩示我以木像並計其數時，並告我云各像實相啣接，後者爲前者之子。當自最近逝世之祭司起，逆溯而上至全線計算完了而止。故當赫刻提阿斯推源世系，謂其第十六世祖係某一神時，祭司遂據其世系以反對之，謂人類從未有自神產生者。據云，每一巨木像皆係一「比羅密斯」(Pironia)，爲他一「比羅密斯」所生，總數三百四十五。全系中「比羅密斯」先後相繼，未嘗溯及神祇或英雄也。按「比羅密斯」一字可作紳士先生 (gentleman) 解。

茲須考察當時之情勢。埃及爲坎拜爾茲 (Cambyses) 開放後，遂成地中海世界之最高學府。究有多少學問教授希臘人與亞洲人，現尙正在開始研究中。然據希羅多德之記載，可知埃及祭司給予半野蠻希臘人之談話（如底比斯地方之談話）甚多。觀希羅多德之意，似以爲赫刻提阿斯赴該地時，深信本國傳說，并誇張之。自舍易斯 (Sama) 至底比

斯六百英里之地有如博物院街，然終不能打破其鄉曲之私見。其意想中之奧林比亞聖人 (Olympian heroes) 至少可與埃及同其古。然埃及及究係文明先進之國，千百年之陳跡照耀其前，以視彼希臘史之簡陋輕微，究不可同年而語。赫刻提阿斯本人，似亦曾自述其淆惑，否則希臘多德決不作此粗忽輕易之言也。果爾則此事在其自己心中，亦認爲養成其目光時一種極重要之經驗。是以吾人可定——就吾人所能定者定之——此種考訂與科學精神之興起足以產生新史學者，實始於底比斯黑暗神廟中祭司之談話。然吾人須知應用此種教訓者，乃希臘遊歷家而非埃及及博學之祭司，至希臘本國思想家懷疑態度之足使赫刻提阿斯傾向考訂方面者，究已至何種程度，吾人未能知之。然吾人對於赫刻提阿斯之心理，所知僅有如許；且卽此已足見氏固具有特殊之心理者，則於此亦可無須再加解釋也。

說書家中惟赫刻提阿斯一人得希臘多德之尊崇，稱其著作爲史料。近世博學家曾欲研究希臘多德之賴其先導赫刻提阿斯者，究至何等；然此問題屬諸考訂希臘多德著作之範圍，而不屬於赫刻提阿斯且煩瑣已甚，此書不能詳述也。現在可以斷言者，卽希臘多德實



在得益於赫刻提阿斯者遠較其自承者爲多，且赫刻提阿斯不僅給希氏以歷史札記而已，且予以實地遊歷之指南焉。果爾則希羅多德之竭力污蔑與譏笑赫刻提阿斯，殊堪注意。希羅多德屢次譏刺被株守古荷馬宇宙學及相信環球洋流（Ocean Stream）之說之地理學家。希羅多德此種批評態度，並非原於其一己在考據技術方面有何特長，氏本人亦常喜描述離奇神話，如鳳凰麒麟之類，氏固不能以此等描寫，否認赫刻提阿斯成就之價值，實則赫刻提阿斯之病在於受傳說束縛，沿用荷馬之世界地圖，遂至使世人不能得一全部地理學之正確映象耳。赫刻提阿斯係一大遊歷家，觀察想亦銳利；然未能以蒐得之事實，打破舊日之世界觀念。至於希羅多德則技能相同，而駕御之能力較大。用能見古人所未見，遇事實與理論違反時，每能捨事而從理，卽世所公認之事實，亦必準諸理論而後安。故自赫刻提阿斯至希羅多德，史學又再進一步以達於科學。赫刻提阿斯不過一說書家，希羅多德則爲史家矣。

此等說書家之著作，茲難詳述。散文記事，捨著者能利用文體所賦之自由求其所述之

真確外，未嘗遂勝於韻文。據修昔的底斯之批評當日編年史家之爲史家，並不較以前詩人爲勝。然修昔的底斯之批評，依歷史目光言之，未免操之過急。此等散文家，雖近似寺院派，冗長無味，要不可以其缺乏年代智識而深責之。修昔的底斯尤不應譏其得失，蓋氏本人對於時日亦甚忽略也。而且無論此輩如何缺乏考訂精神，要能將過去之史料保留以至今日。當時年代模糊，曆法錯亂，世系難憑，關於過去之材料，又復十分缺少，能知此種種情形，始可以衡論此輩說書家也。

然當時進步之少，吾人觀海倫尼克斯（*Hellenicus of Lesbos*）（與希羅多德同時之名人，年稍長）之作，可以知之。海氏在學術上地位甚高，兼收希臘亞洲之材料，互相比較，而訂定其年代。其後考求雅典行政官名表，及阿谷斯地方海拉（*Herakle*）女祭司名表，據以作雅典編年史。然氏之用功雖勤，而其觀念則甚舊。其計算時代之法，與希羅多德諸人同，仍以世代爲標準。然世代之單位或三十三年，或二十三年，或四十年，初無定格，故其結果仍不能圓滿。且氏每竄改古史，欲使雅典最初之君主，與創建阿谷斯之君主同其悠遠，遂不惜於雅

典史表中竄入五君之名，無怪修昔的底斯考訂波斯戰爭與南希臘戰爭（Peloponnesian War）間之歷史時，力詆其記載之荒謬，而重行撰述也。

此等著作去韻文已遠，非僅成爲散文，且亦冗長乏味矣。雅典最盛時代希臘人之年代觀念，實卽以此爲根據。際此缺乏充分記載之時，卽希臘史家亦不能超出古昔陳腐之窠臼。須待希羅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出，將地理史記與考訂之學及文學相聯合，於是歷史始得在藝術與科學中，永保一獨立之地位焉。

## 第十三章 希羅多德

希羅多德之一生，適與雅典稱霸時代相終始。自薩拉密斯 (Salamis) 一役始至南希臘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止，前後約共六十年。氏約生於紀元前四百八十年，卒於紀元前四百三十年之後。生平事蹟，已不可考，吾人祇可從其著作中，略事推究一二而已。其生長之地曰哈利加納蘇 (Halicarnassus)，爲小亞細亞沿岸之多利亞 (Daria) 殖民地，然通行愛奧尼亞 (Ionic) 語。故散文文學通用之文字，氏蓋已熟習之，並用以著史。然氏雖用愛奧尼亞文字，終未能去其本族反對愛奧尼亞人之成見。全書所切恨者，殆以此種民族爲最。嘗云：『此輩建城之地，空氣與氣候，美冠全球。蓋無論古今中外，未有如愛奧尼亞一地天賦之厚者也。』然『希臘民族之中，惟愛奧尼亞族爲最弱，亦最爲人所輕視。捨雅典外，無其他著稱之國。且雅典人及其他愛奧尼亞人，亦極惡其種族名字，甚至棄之不用。至今似大都尙羞稱之焉。』氏既引其鄰人入其故事之中，乃借其言語而詬罵之！氏每借旁人之言，



「如西徐亞人——以發其諷刺之論，如曰：愛奧尼亞人『爲人類中最卑賤最怯弱之民族。然沒爲奴隸，最能盡忠。』可見氏之對愛奧尼亞，切齒痛恨，而對於他處則極富同情。氏雖周遊各國，足跡遍天下，然鄉曲偏見未嘗稍忘。據傳註家云：氏赴雅典時，雅典人壓制愛奧尼亞人甚艱，故當時反對愛奧尼亞之思潮亦正高。但氏雖或爲取悅流俗起見，施其攻擊；然痛恨之心，實出於本意。其兒時生長之哈利加納蘇故鄉已深映於其腦海中；雖周遊世界，見聞廣大，亦不能稍易之也。」

吾人不幸不能不先述及氏之用心之偏狹。實則氏之學問既博，目光亦甚遠大。見聞之廣，必由於胸襟之寬大。作者周遊列國，博覽羣物；此種精神，一經訓練之後，即能進於科學。希羅多德之好奇心，受何種訓練之驅使，莫能言之；然此種訓練，必甚重大。觀其著作，可見博通希臘詩，而以荷馬爲尤甚，最近復有散文學可資借鏡，而以赫刻提阿斯爲尤甚。故其所受教育之博大，一如其遊蹤，盡知當日已知之世界。此種名山事業唯富家子弟優爲之，而氏之境遇正復如此。此等人在希臘城邦中，每每轉入政界，氏之遊歷他國，或放逐有以致之。然氏

本人於此，未嘗言及，而其參與哈利加納蘇革命與後來退至薩摩島（Torian Samos）之故事，實出諸後人傳述。吾儕所確知者，約於紀元前四四七年，氏（年約四旬）退居雅典，而與當代諸才子相周旋於伯里克里斯之宮中，濟濟一堂，前所未有。四載之後，（紀元前四四三年）遂去雅典而之意大利之雅典殖民地，條立愛（Thurii），不久而卒，（約於紀元前四百三〇年後）。希氏一生事蹟大概如此；遊歷與著述即在此中。至其遊歷與著述之經過，須用心研究其原書，方能知之。但此種考據甚為精深，茲不贅論。吾人所宜注意者，即其遊蹤之廣大，南至埃及及北至西徐亞，西至西部地中海之大希臘（Magna Graecia），東至巴比崙，凡此諸地足跡殆遍，至於年月則無關宏旨者也。

希羅多德生平事蹟如此簡單，吾人一旦轉論其所著之史，則浩無涯涘，有如自百科全書之一條，至百科全書之全部。開卷之頃，即覺其廣博錯綜，見聞豐富。氏之著作如此其浩繁，實不能以寥寥數頁約論之。有氏書而後，吾人始達真正之史學史。吾人儘可不加解說，任氏之著作自表其成功之偉大。引導之人指導遊覽者參觀碑誌，最佳為緘口旁立，讓觀者一己

靜觀。是以以下所言，非欲爲博學之貢獻，但願爲讀者之一助，俾於研究原書之時，知所率循。既非完全不加解說，亦不令其解說過詳。蓋考據之學日進，吾人固不如以現在之目光，下確定之解說也。

讀氏之通史，最初每覺其絕無體例，僅同善於講述者之故事而已。十分散漫。開卷數節，卽述東西戰爭，推溯至於有史之初，或且更早。如亞洲人之劫掠海倫（Helen），希臘人之劫掠猶羅巴（Europa）與密提阿（Medea），並詳述其結果。凡此皆足爲戲劇之序幕。倘希羅多德爲戲劇家者，必如修昔的底斯然，立卽引出劇中主要人物，而略其枝葉。但希羅多德並非爲戲曲家。雖或受伊士奇（Herodotus）之影響，描寫克羅斯人出於天意，全書隱具一貫之情節。然氏之處理史料，不啻一傳奇家，自此事至他事，自此地至他地，隨筆所之，毫不經意。例如提及來底亞（Lydia）王克里蘇斯（Croesus）攻小亞細亞希臘城市，遂聯帶考究來底亞及鄰近諸希臘城邦之歷史。厥後述居魯士（Cyrus）征服克里蘇斯，遂牽及波斯帝國，再信筆而及埃及，巴比崙，西徐亞諸國，凡古時野蠻世界，記述殆遍。然後及於正題，述

波斯人與希臘人之爭衡。前部述希臘人者，以之與愛奧尼亞之反抗大流士（Darius）相聯。後大王動怒，戰端遂開，而有馬拉敦（Marathon）之役，繼有薩拉米斯（Salamis）之役，以至較近之時事。既入正題之後，題外之言漸少，文體更形直率，而作者之運用其材料，亦頗類所記薛西斯（Xerxes）之指揮其軍隊焉。

吾人最初所得之映象不過如是。然細讀之，即知其組織，並不如此疏懈。其中校訂功夫確甚謹慎，且能適合一般之結構。今世學者，亦多承認之。全書九卷雖顯為後人所分，以應當日學者在圖書館中閱覽之需求，然校訂者之劃分甚當，至今莫能加焉。顧近代學者亦有設法搜尋「較廣闊而較切實」之劃分。今日考據古書大家之結論（根據極浩大之分析，并由研究希臘史家者簡約之）大致如下：

「此書自然分為三節，每節包括三卷。第一節包括居魯士與坎拜栖茲兩朝，及大流士之繼位；第二節述大流士朝；第三節述薛西斯朝。第一節大都講及亞洲，兼及埃及；第二節講歐洲；第三節講希臘。第一節述波斯之興起，及其威權之盛。第三節述希臘之戰敗波斯，而第



二節則兼述兩事，即波斯在西徐亞及馬拉敦之失敗，與希臘在愛奧尼亞之失敗是也。九小部分，每部必有一主題，自成較小之單位。居魯士爲第一卷之題；埃及爲第二卷之題；西徐亞爲第四卷之題；愛奧尼亞叛亂爲第五卷之題；馬拉敦爲第六卷之題；第七卷描寫薛西斯之西征希臘，直至其在德摩披利（Thermopylae）之勝利；第八卷述蘇拉密斯及其命運之突變；而希臘在普拉底亞（Plataea）與密加利（Mysale）之最後勝利，佔第九卷焉。全書惟第三卷所言，不甚一貫；然主要之點，在記述大流士即位時朝代之變遷。故全書一貫之中，分爲極清楚之三部分，而每一部分又復包括三小部分。綱領極爲完整而簡明，毫無矯揉勉強之病，非妙手焉能得此。」

據此種劃分而讀原書，或將發生疑問：此種分析似甚簡單；然全書結構，是否亦復如是？依馬岡（Macan）所言，第四卷與以上三卷性質相似，故聲氣互通，皆廣收題外之事而成浩博之書。第四卷推及野蠻世界之邊際。其述西徐亞與來比亞（Lybia）足與第二卷之述埃及及相媲美。於此捨去大流士、波斯、福魯斯、海峽（Bosphorus）、跨多瑙河（Danube）而及

於北方平原，考究其氣候，以及動植物。猶希臘商人（其事蹟亦記入史中）之游行，沿極遠之河道，經過生疎之民族，復不遠千里以追蹤琥珀，偶或注意沿途各民族之風尚，終至西徐亞之故事，或爲人類學上無價之寶庫。首三卷之體裁實卽如此。

首數卷之體裁，散漫浩博。以後各卷之記事，則範圍逐漸縮小。蓋首卷述題外之事，至德摩披利一役，始入正題也。迨希臘民族牽入歷史者漸多，描寫之文字遂少，而平直之記事漸多，除雅典人所不甚明白之事蹟外，對於希臘本地之人民，原無描寫希臘故事之必要。故紀述之要點，卽在記述雅典（人人皆知之雅典）隆盛之時代。此在第五卷中可以見之。當時雅典既經革命，脫離舊制而入於新民主政體。凡先此者，皆係古代史；推翻僭主一事，視爲新紀元之開始。自是而往，希羅多德堪稱一新史家矣。其時距今甚遠，吾人欲回想紀元前五世紀之配景，欲知古籍中輝煌之雅典與斯巴達在希羅多德時早已屬之上古，殊非易事。苟非深具歷史觀念者，對於事情之實質，每易澹然若忘。回想梭倫（Solon）與克里蘇斯似無分別，同屬過去時代中半歷史半神話之人物而已。而米太雅第（Metage）與大流士之情

形則不同。二人雖早已屬於上古之英雄時代，然擊敗大流士者尚有退伍之軍人散居聽衆之中，決不贊成適用古史與古地理之散漫記載於此二人也。

是以描寫革命之第五卷，可視為希羅多德史中自上古轉至近世之關鍵。此點為斯巴達之保守中古情形所遮掩，蓋其地之近事極類雅典舊日之僭主時代也。然以上各事皆係烘托全卷末段愛奧尼亞之叛亂。因有愛奧尼亞之叛亂，引起希臘之大戰；希臘之大戰即為全書之主題。此點觀希羅多德結束雅典改革之辭，即可知之：『非僅此一例而已，自各方面觀之，可見自由最為高尚。雅典人民前在暴政之下，勇敢未嘗過於鄰人。而一旦驅除壓制，即為提倡自由之首領。凡此種種皆足表明雅典人處壓迫之下，固願受人鞭笞，為其主人工作。迨一得自由，各人即竭其所能，自謀幸福。此即今日雅典人之命運也。』自此至薩拉密斯之一段演化，即依此進行，唯其途甚長，并具有許多轉變耳。

至於希羅多德著作之結構，或視為三體之集合，或視為不甚整齊而較真實之一體，均無不可；唯作者決無預定之計劃，蓋其計劃純隨其敘述而自然發生者也。就其內部證據而

言，最初撰述者爲最後之三卷；此在氏赴雅典時，大部已成。遊歷之事——卽遊行外國之真蹟——則在其後。氏以精巧之藝術，將此後數年之雜記呵成一氣，以便將前已著就（赴雅典時已著就）之薛西斯西侵之故事置於全書之後，以爲頂點焉。

此種結構之簡單完善，非所記之事情使然，實由於精巧之藝術。其文體亦然。希羅多德未嘗用藝術，適足見其藝術之高。氏每喜於一小點喋喋不休，而又善於詭辯。遇有疑信兩難時，則直錄材料，留置記事之中以待後人論定。其對此種書法，時或自辯以謝罪，如第七卷中曾云：「報告前人之言，乃吾本職；然吾未嘗盡信之，——予全史皆本此例。」是以氏記人物，皆直錄其言，已則袖手旁觀而已。時亦插入一二冷雋之語，例如述斯基利亞（*Cytilias*）

游泳數英里之事，曾插入已見曰：「予以爲此人蓋乘舟而行！」氏亦不願自陷於錯誤。例如

當論及尼羅河源問題時，其所與談話者，惟一人知之。氏曰：「彼乃掌管舍易斯城密涅發（*Minerva*）神廟中聖庫之書吏，自稱洞悉其情，但言時殊不鄭重。」希羅多德欲使吾人知其能遊歷並能轉述其所聞，但同時對於吾人批評，極表虛心，而且其出言亦極爲直爽。其態



度之光明正大，更足增其記事之動人焉。

吾人最宜注意者，希羅多德之史記，大半爲收集他人之成文，即其所下之評語，亦大半採自前人之意見。取材異常廣博，得自祭司與遊歷家傳說與案卷，並參以親見親聞之故事。依其簡單之計劃而編定之。至於原文性質，未曾稍損。此在近世學者觀之，實爲氏之優點。無論其如何偏袒，如何推尊雅典，如何受史料之欺騙，要能保存真面，使吾人得有批評其著作之標準。雖今日科學昌明，考訂謹嚴，時代之輿論，亦莫不讚嘆氏之著作，其故蓋即在此也。

希氏之書，誠偉著也。記事之中，顯然含有多年遊歷之經驗。作者於卷首，即直稱自己爲博學之士；其記事爲能研究者之「記述其研究『歷史』」故其所謂歷史，即指考問（歷史之本意）而言。希氏以前之人皆「散文作家」而氏則爲「史家」。近代考訂學者，每否認其自稱之高位。然氏在古代所據之地位，至今終不喪失，即所謂歷史之鼻祖是也。彼本具科學研究之精神，復具有大藝術家之妙技。如其書較之昔日之所謂史，則其繼往開來之概，顯然可見。其書非特以能駕馭廣博之材料見勝，而且雖滿載事實，亦始終不失其活潑之氣象。

同時作者之心理堅強而秀美，不受初民禁忌之束縛，亦不受偏於玄學方面之問題之束縛。黃金時代傳奇之色彩，仍照耀於實事之上。作品優美，實難言喻，吾人應讀原書而欣賞之；蓋註疏雖多，總不能盡表其美也。

然又有一二點宜特別注意。第一點卽上曾述及希羅多德具有新史家之目光。吾人欲賞識歷史，最難之事，莫過於其配景。當吾人欲批評氏之著作時，卽覺自己所受之限制。在吾人觀之，古代數百年間，密達斯，梭倫，克里蘇斯，居魯士，大流士，及薛西斯，似皆屬於同一時期，而概稱之曰「古人」。其間相去之短距離，每覺其不甚重要而忽略之。惟埃及及似屬於上古，可以另闢一時期，有如神祕之默示，在萬物原始之前，此今人之觀念也。但於希羅多德及其聽衆，此種配景卽全然不同矣。今之記普法戰爭者，詳考戰事之原因，推原於歐洲數百年來民族主義之發展，以解決今日之問題。希羅多德亦然。氏曾遇生於此擾攘時期之人，與之談論，當時戰事之遺跡尙存，而對於希臘之影響，（尤以雅典爲甚）正在十分顯著之時。氏遂以此次世界戰爭爲主題，成廣大曲折之作，而以其爲世界戰爭，遂兼述世界之歷史焉。其所

述論視材料而變異。本國之事，聽衆早已知之，（至少可以知之，）必須謹慎。至若埃及人與東方人之記載，則爲傳聞所得，氏記明之以別於他種記事。此爲各國之故事，其本身實卽「歷史」也。此種故事之來源甚多，有取自昔日本地祭司者，有取自譯官者，有取自游歷家者，而取於赫刻提阿斯者尤多。是以此部較他部爲不可靠，或出於埃及祭司之誤引，或出於氏之誤會。至於述希臘之事，作者遂較有把握。實則氏之記錄其游蹤，確多錯誤。如誤巴比崙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爲一婦人（Queen Nitobia）卽其一例。然馬可梨（Macartay）有言，巴比崙之於希臘，猶北京之於十八世紀之歐洲。希羅多德之驚人，卽在其錯誤之甚少。試想今日歐洲游歷家所得之故事，尙多誤傳，我國所傳關於外國之人情尙多神話。卽一國以內，往來密切之各部，相互間尙有不斷之誤解。吾人解此而後知此歷史鼻祖之史才爲不可及矣。

吾人如欲賞識古時之希羅多德，不如先以新眼光研究氏之著作，刷新吾人之映象。欲求如此，必須讀其原書。蓋選錄總不能代表也。然其科學方法之一例，因他種關係，宜節錄之。

吾人前曾述及猶太編製摩西五經之時，希羅多德未能一至耶路撒冷，頗以爲憾。然其足跡所至，確曾逼近耶路撒冷。蓋氏嘗搜尋各國神話以推究赫拉克利斯 (Hercules) 之起原；因在埃及及所得，鼓動其好奇之心，乃赴巴力斯坦邊地腓尼基地方，調查考究。然游歷內地以訪猶太學者亦未必能助其研究也。唯於他事必能有所廣益。氏在腓尼基之搜求，記錄如下：

余欲求此等事物之真確，遂赴腓尼基之推羅 (Tyro)。聞該地有一赫拉克利斯廟，極受人民之敬仰。入廟祇見滿堂供物，中有二柱，一金一玉。晚則光輝照耀，華美無極。迨與祭司會談，遂詢以該寺建立之時。據云，此寺與該城同時建立，而該城則建立於二千三百年前云。此與希臘人之說有異。余在推羅又另見一廟，所奉者爲塔梭斯之赫拉克利斯 (Thasian Hercules)，余乃前赴塔梭斯，該島有赫拉克利斯廟一，爲腓尼基人尋歐羅巴 (Europa) 而殖民此島時所建立。而卽此殖民之事，較之赫拉克利斯之生於希臘亦已早五世。據此以觀，古時必有一較早之赫拉克利斯。予謂希臘人之主張設立二廟者實爲



有識見之舉動。一廟名赫拉克利斯，一廟名奧林比亞，前者祀以犧牲視爲不朽之神，後者則尊之爲英雄焉。

吾人已無須讚賞氏之著作矣，蓋歷史早已有定評也。在古代建築物未經解明之前，吾人所知古代諸大國之歷史，胥出於此；卽今日研究古代建築物，亦常借助於此。故氏書之於古史，至今猶如荷馬詩之於雅典希臘文。然吾人須知氏之著作，實啓西洋史學上之二大宗派：一爲考訂之學，屬於科學範圍；一爲記事，大都屬於藝術。因數千年來不重科學之故，故記事之史籍多，而考訂之學不興。爲史家者務以美麗之藝術，傳述歷來之史事，惟時至今日，吾人已專重考訂之學。誠以今之聽衆，善於批評，已不若古時雅典人民之輕信。而今人對於希臘史之智識已遠勝彼曹，於古代史之智識，亦遠勝希羅多德也。

是故惟熟知今日古代東方考古學者，始得論氏之批評力如何及其可信與否。此中詳細研究，固須屬之考訂家；然考訂家之公論，莫不稱贊之，此則可以確言者也。蓋氏之著作與猶太人之聖經相類，若吾人期望於其書者過奢，則將嫌其年代錯誤及鋪張過度等病加以

種種之譴責。其實吾人苟具真正歷史之目光，明白古人搜求史料之工具與材料，均不完備，有必不可免之限制，則吾人對其著作，自能作平允之批評。希羅多德之情形亦然，碑刻所傳之史跡或與其所記不同，吾人卽生懷疑之心。然苟念及古時著史之難，則吾人懷疑之心當可爲之低減，期望不奢，評斷庶幾可趨平允矣。

希羅多德之著史，當然與今日不同。彼亦自有其與今人不同之方法。吾人所應討論者，卽氏是否能善用其一己之方法耳。當時大考訂家修昔的底斯謂氏之企圖太奢，致生瑕疵。據修昔的底斯之意，全書應縮小範圍，僅原文最後三卷已足；然後再三修飾（此層功夫，希羅多德實已做過），斷定各事，使無異議而後止。然希羅多德於三卷之前，增以故事，成一長引，而皆模糊影響，不若其最後三卷述當代之事之切實。兩人主見之不同，足以表顯希羅多德缺乏科學之精神，以其未嘗明白實事與虛言之界線也。然虛實之分界，究能如純粹科學心理所想像者之精確乎？假使希羅多德亦效修昔的底斯之懷疑，則其所著之歷史必且漏略許多最有價值之記載；蓋氏所最不相信之事實，今日考古學已證明其爲真確無疑。最著

之例卽氏所記腓尼基人因埃及及王尼哥 (Necho) 之命周遊非洲一事。其言曰：「彼輩返棹時聲稱，（予本人並不信其言，他人或信之。）航遊來比亞，太陽在其右。」又描寫西徐亞時頗疑北方之長夜，此或因傳聞之言謂一睡半年形容過甚，以致引起其懷疑。又不信有所謂錫島 (Tin Island) 者，產生日用之錫，並明言彼雖竭力調查，未聞有目覩歐洲北岸有海者。若此等傳說，經懷疑者爲之整理，則吾人對於當代世界之觀念，不特不能較爲真確，而且反將更形苦寂也。希羅多德所用之材料，昔人每稱其爲道聽塗說，荒誕不足據；但經後人分析之結果，已證明其著作實爲含有考訂精神之博洽產品。氏亦取材於案卷，盟約，戰爭，宣言等，但不如今日史家引用之廣；且取自第二手者爲多。世系與地理，亦每有濫用之弊。惟卜詞一物，雖稱重要，其價值實屬可疑。在吾人觀之不過一種神話而已。但在古代實爲希臘史之要素，希羅多德不得不引用之。因此氏之歷史上因果觀念，未免缺乏，此實其大疵而不自知者也。氏祇求事物起因之出於真心，其餘即可聽受命運之支配，或神祇之判決。蓋希羅多德雖與以前諸詩家及作者不同，不專事追隨神祇以達於奧林普斯山 (Olympus)，而且辨明

神話時代與歷史時代之界限，然始終爲一熱心宗教之人。其波紋起伏之記事，如一片陽光，普照萬物。惟其下潛伏一段憂鬱之底層，而凜然敬畏神祇之憤怒。古代專制君主之成敗興衰，莫非人事天命之往復循環，而終於人類之屈辱。氏卽本事由天成之信心，以推論事物之嬗遞。但當時歷史上之因果關係尙未大明於斯世。卽吾人今日之所知，亦未得謂爲真正明瞭。將來之視今，不亦猶今之視昔，吾人於氏又何尤也。

至其文體，典雅纖麗，明潔動人，誠足千古不朽。然沿襲故事家之舊，（其實講述故事之初卽有此）記事之中，雜以記言，不脫古風焉。記事中雜以記言，在古希臘時，能使其事更覺真實；然至今日，適足以減其力耳。後來修昔的底斯之作亦如此，而其背配與形式較爲牽強，容再詳論。

希羅多德實創一種新藝術，卽根據求真而作純真之史詩（*epos*）是也。其記述上古社會之生活潮流思想行爲，凡聖經與他種希臘文學所未嘗提及者，此則無所不該，遂爲後世史學之權輿。氏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卽大流士與薛西斯之聲名，能傳之不朽者，亦未始



非希羅多德之功云

## 第十四章 修昔的底斯

與希羅多德之通史齊名者，得一書焉，其書卷首曰：

『雅典人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記拍羅坡泥細安人 (Peloponnesians) 與雅典人 (Athenians) 戰爭之史。干戈纔興，卽開始記述，蓋認此次戰爭，十分重大，爲前古所未有也。』

修昔的底斯之史卽以此莊嚴之語爲始。其書專記拍羅坡泥細安戰事，此次戰爭定雅典與全世界之命運。洵世界史上一要題也。氏深知此義，故全書具莊嚴之態度。蓋氏爲人不若希羅多德之喋喋多言，且亦係逃亡之徒，故著述之前曾遊歷他國；但始終未受世界之同化，不若希羅多德輕信各國不可靠之記載也。終其身爲雅典之貴族，可稱爲史家上之法官，持論嚴厲，無偏無黨，有特立獨行之概，較之希羅多德判然不同。氏本人亦知此。故對於希羅多德每非議之，雖不顯言其名，心實病之也。但氏有言：『人每不知甄別真僞，國內外之傳說

無不容納。」編年史家之故事祇求取悅流俗而不務真實者，氏以之歸入詩人之一流。其本人理想，專求真確切當而簡直之故事。氏卒能達到此目的。

修昔的底斯亦係一新史家，較希羅多德爲新。其書卽記當代之事。拍羅坡泥細安戰爭開始之時，卽着手收集材料，故無追述往事因記憶或傳聞之不明而發生之錯誤。又氏之機會極佳。身居國家高位，熟知國內政治之沿革，并認識政界中各要人。卽流徙他國之時亦足使其考察斯巴達人（Spartans）之氣質；逃亡之中或曾一遊西西里（Sicily），憑弔雅典海軍失敗之遺跡。是以所遇機會在在足以增進其學識；復具清晰之腦筋治理史事。其爲希臘良史，誠非偶然矣。

作者史才開卷卽露，希臘古史中之神話與稗史異常冗雜，彼則以寥寥數頁了結之，而作一明晰之大綱以見其梗概。然後於以前之詩人與故事家稍加批評，於一己之作稍加稱頌，遂轉入其歷史之本題。

茲無暇詳論其著作之情形；卽使有暇吾人亦敢斷言無人願詳細研究之。蓋氏所記者

拍羅坡泥細安戰爭而已；作者藝術雖佳，今之學者（除非早已潛心於希臘學問者）決不願悉心考究此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之詳情也。然在修昔的底斯觀之，此次戰爭實爲有史以來最大之事。推來戰爭，荷馬記之。波斯戰爭，希羅多德記之。然氏以爲此二役皆不若當世希臘內爭爲重要；以此次戰爭牽及希臘全部并騷擾素不注意之蠻國也。氏追究往古，比之當世，益覺當世之戰爭宜爲歷史最重大之題目；故記述之時力求詳盡，不稍苟且。在氏欲以此見勝，而今日學者正以此攻擊之。蓋此次戰事歷時甚久，轉變極多；而修昔的底斯不善多言，講述呆板，不能動人。所述皆係實事，瑣瑣屑屑，足令讀者昏昧欲睡。即在戰役終了時，亦復詳述會議預定來歲計劃之情形。如是往復循環，抑似人生目的，惟在觀察戰事之始末而已。結果歷年所見散漫之戰爭焉，侵掠焉，格鬪焉，水陸征討焉，會議辯論焉，作戰列陣焉，其事實之複雜以及政策指揮命運之變遷，終至眩人耳目而淆惑吾人之記憶。

吾儕讀修氏之作，易生厭倦之心。然厭倦之心之由來，並非因其記事之過繁，而由於其略去重要部分而不言。凡作史必須認明其主要之點而表明之。譬之遊歷，最足使人厭倦者，



過於迷失路徑之目標。吾人旅行於黃埃萬里之中，如有極樂之山常在目前，必且鼓興前進，決無退志。吾人思想之進行亦然，一失主要之點，全局含糊，而厭倦之心萌矣。修昔的底斯之缺點即在於此。氏所述之事，非吾人最願習聞者，所擇題目亦非歷史中之最重大者。即僅以戰事而論，在古來戰爭之中，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亦甚細微，較之羅馬之戰爭，匈奴與條頓之戰爭，中古十字軍之戰爭，以及近世列強之戰爭，區區二城市聯盟之爭執，本無足奇。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之重要，並不在於戰後之結果，即希臘文化與雅典霸業存亡之問題。吾人讀戰爭之事，遂思及未經講述之事，思及承平時之成就，重要（即氏亦因此見重）之點實在於此。如隨其記事讀去，惟見連年戰爭，終必厭倦而廢棄之也。

其實歷史上最重大之題目，即在氏之目前，此非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也，乃伯里克里斯時代及氏生時之雅典也。如氏能以此為題，施以甄別之能力，當極適宜。乃捨此而記戰爭，專述掠食苦戰之士。此僅足資他日無數之毛奇，魯巴金，震飛，及路敦道夫（Moltke, Kuno patkin, Joffre, and Ludendorff）諸大將之鑑戒而已。而萬神廟（Parthenon）以及

雅典之戲劇，則無一言及之。作者心目之中，固有一雅典衛城（Acropolis）在，固知雅典藝術與文學雄冠當時；然以其不切題目，皆刪去之。其書述及雅典者僅一次（即後世驚嘆之雅典），厥爲當公葬戰士時伯里克里斯之演說。即此可見氏作戰史而不作民族史，吾人之損失不淺。然氏傳雅典之事，竭力頌揚，爲世間所未曾有。實則氏之史未曾描述一種紀念物，而其書之本身則反成一紀念物。蓋氏之著作彷彿一散文石碑，卓立於戰爭悲劇之中，自成一萬神廟，不過所供者非城市之女神，而爲其公民之精神耳。

古時藝術家之創作，皆有一定之欣賞方法；不知此方法者，即不能明白其著作。然在此種情形中，吾人當加原諒；研究修昔的底斯者，初欲得一參戰各城市之寫真而終失望，此爲勢所必至者也。蓋氏之史固非爲今人而作，乃爲雅典人而作，至少爲希臘人而作。今人所欲知者，當時希臘人已皆知之，是以略而不言。然氏書終無一主題也。近人多謂氏史之形式，摹倣伊士奇之悲劇；以爲氏之摹倣伊士奇，猶之希臘多德之摹倣史詩。但以今日之目光論之，氏史不合悲劇原則之處極多。當雙方誅殺之時，吾人常在其側而不明其所以然。即演員之

動作亦莫知其動機何在。劇中各事之真因往往無從推究。是以氏之書可謂缺少一完善之歌舞隊。此歌舞隊本可由比利烏斯（Pellicus）之商人組成之。換言之卽以經濟條款解釋雅典之戰爭與政策之真正原因也。

雖然，吾人不應以今日之目光誇大氏之缺點。希臘文學之批評家與史家多謂讀拍羅坡泥細安戰史而不快意者，乃讀者一己之過也。其實並不可稱之爲過失，祇因歷年久遠古今之目光不同。天才之作，可以普及世界，可以傳之萬古，而其書之形式，每合於一時一地，不一定能合於他時他地。藝術（亦猶自然）之不朽全賴精神。氏之精神科學與藝術並重，足爲萬世楷模。然其著作眼界與材料均甚狹小，顯係古物。如欲望拍羅坡泥細安戰史之作者爲近世人中之近世人，其研究歷史與吾人同，亦能如今日之史家明白歷史之動力，此可謂不明古今之變者也。伯里克理斯時之雅典市民，縱具敏銳平允之判斷。縱能免於迷信與輕信之弊，其眼界要與今人不同。蓋今日科學之器具日備，研究日精。歐洲千餘年來之歷史偏在修昔的底斯一方，至十九二十兩世紀成績特著。歷史研究之器具日精，社會科學之範圍日廣。

然氏之精神仍著。即現代古史大家邁爾（Edward Meyer）亦曰：治史惟有一法，修昔的底斯最初用之，迄未有能勝之者也。

邁爾以氏治史之法爲至善，其實不然。設修昔的底斯復生，當首先推翻此議，至少亦當推翻一切稱贊之言。氏固喜批評希羅多德，然其對於己作亦將自覺不滿。其史現應改作者至少有四大點：第一、彼將承認無鉤稽往事之能力；蓋既無研究過去之工具，又不明過去對於現在之影響也。第二、希臘政事未能充分描寫；專限於戰爭情形，未足以見希臘政事之大體也。第三、經濟狀況與戰爭政事均有重大關係，而置之不理。第四、其故事中之政治與外交原質，皆係要人之演說辭，古代史家都用此法，實則違背今日著史之原則者也。

茲將各點依次略論之。上述修昔的底斯不熟悉往事。然其史述戰爭之先，作一小引，述希臘古史，鉤稽大勢，堪稱無匹。此中情形，不難明白。蓋其書專記真事，刪棄荒誕之言，故一去昔日史家虛構之病。不若詩家與編年史家之專事誇張。講述故事者描寫瑣微之點，每有意張大其詞，致失真相，而氏自有一種懷疑之精神與健全之學識，故初無此病。古代史家最喜



誇張，蓋當時聽者每信以爲真，不加考查也。今日之情形不同，史家每講一事，讀者必詰問其根據何在；其書草創未成，其他史家已追蹤而至，潛心研究，以考查其記事之真僞。但在希羅多德、修昔的的底斯時代，人民皆不明過去之情形，故游歷之徒莫不模糊影響擇可能之事而張大之，以炫耀國人，博其稱賞。獨修昔的的底斯無取於此，不效他人之所爲，一生惟求真是務。氏具此卓越之主見，終能得後世之稱賞，蓋氏亦曾預言真理存在，則其書亦當永不磨滅也。

修昔的的底斯固否認荒誕之說，惜猶未注意於隱晦之事也。氏見過去不若當世之盛，遂以爲無須注意。其言曰：『詳細考究之後，根據可信之證據，予敢謂昔日之戰爭或無論何事，均不重要。』彼以「昔日」二字盡括已往之事，卽薩拉密斯一役亦覺細微，希臘之船艦似未全數參戰。較之氏所處之極盛時代，凡此等已往之事似皆細微不足道。氏既有此種信念，對於過去遂儘量忽略矣。按氏生時，正雅典極盛時代，其判斷不無理由。然察其配景未免乾枯，蓋其所記僅限於其當世之事也。近世史家決無此種眼界。今日之情形較之修昔的的底斯時之情形當更爲複雜，然今日史家仍悉心考古，決不輕視過去。而今之史家且專擇古文化

記載中之隱晦者而研究之。其研究往事非若修昔的底斯專以供政治家之借鑑，實深信（從科學中思想中得來）欲明現在必先究事物之變遷。蓋深知過去與現在實爲一體，而社會上各種建設皆由於進化而來，此則古代人所未曾見到者也。無論何事，皆轉入此演進之長流中，不重要者亦遂變而爲重要矣。猶如建築寺壁，一磚一石，無不重要也。尋常之事人，人忽略之，不知科學即從此產生。故史學之爲物亦當潛究過去，無論其如何隱晦，皆不可蔑視之也。蓋雖云隱晦，要必有遺跡可考；根據此跡即可以推究過去之文化或解釋較後之文化（後來之文化或有一部分非此不能解釋者）也。

是故近世史家之眼界受科學之限制，至於修昔的底斯之眼界則以想像爲基礎。氏或將否認此說，然事實昭然可見也。以雄偉之故事載雄偉之事業，此種詩歌（或戲劇）上之理想，即氏作史之理想也，此適與科學思想相背。然世人每不能辨也。蓋古來史家率抱此種詩家態度，專擇偉大之題目而著史，以爲惟有偉大之主題始配偉大之史作。然今日科學昌明，具科學精神者不復沿襲舊法；其注重之主題，即係古人所忽視者。如修昔的底斯輕視往

事以爲昔日之戰爭或無論何事均不重要，而今人則專重此類事實。故史學界能漸發前人所未發，而過去之史跡，亦漸趨真實矣。

修昔的底斯不重隱晦之事實，並非其個人之才力有所不及也，實因其時科學尙未發達，尙不足以語科學的歷史也。氏之考究史事（卽刪去之事亦莫不親自考究之）非無科學精神也，惟科學爲物，非一人之力所能獨舉，須賴衆人協力闡明之。收集資料，置備器具，以供後人之用，非一二人所能爲力者也。此乃全社會之工作。求名求利一人可以爲之，而求真則非合衆力不爲功。是以今之從事考究者早已備有已經審定分類之事實可供參用。然修昔的底斯未曾享有此種遺產也。氏觀雅典牆壁中之斷柱，遂證明此等牆壁爲波斯戰爭後所重建，是則氏以古物爲史料，因亦具有考古家之目光；此外且常援引碑銘上之文字。然古人之考究古物（雖頗有希望）與今日有條理之考究，相去究遠。彼祇能推測阿加綿農之富，而不知邁錫尼之地下寶藏亦正待人開發也。邁諾斯（Mino）之在古代，惟從舊聞與歷史之界線上略聞其名而已，而今日諾薩斯之發掘，使其名變成科學年代學中一專門之名。

詞。雖古之明哲，亦不料後世搜尋既廣，搜尋之器具既備，竟能使古代微物之遺留成爲重要史籍；而殘碑斷碣紙草零簡能使吾人重建過去之事實，校正古時大史家之大作也。

古代史家之記事有一絕大缺點，卽缺少確定之年代是也。此種缺點之爲害，在今人觀之，每不易明瞭其程度。然詳究史學之沿革，卽知時間未經計量之前，每不知缺少確定年代之流弊爲何。上述時間之計量，吾人已曾述及巴比崙與後埃及歷史中，曆書算法經長久時間方能推定日月時歲，而得一有條理之年代學。希臘在修昔的底斯時代問題尙未解決，故往事模糊特甚。其時有一史家名赫拉尼古斯（Hellanicus）者，欲以雅典有系統之年代以計往事。修昔的底斯不久卽證明其計算之謬。然氏顯然未曾校正或改良之，遂捨棄此問題而仍用古農夫之四季曆（計量時間最古之法）。當時所需者惟夏冬兩季而已；夏季作戰，冬季布政，記述上古大戰之所需盡於此矣。捨此而外，皆屬隱晦且比較不重要。彼又不若今日之史家，不知追溯往古。但模糊影嚮回想時間之淵海，其黑暗情形幾蒙蔽當日之事情焉。



修昔的底斯不明時間之觀念，固不能及近世之史家。即其選擇主題目光亦極狹小，顯然爲古人之作。氏固信戰爭爲歷史唯一適當之題目，信如所言，而拍羅坡泥細安戰爭真爲戰爭中之最大者，則氏之著作於史學界中堪稱無匹。蓋氏能以莊嚴之態度專記戰爭，不事描寫希臘社會之詳情（如希羅多德或將述社會狀況）。然氏之缺點即在於此。修昔的底斯之記事過於刪除枝葉，專述戰事；不僅有誇張之弊（氏即以此責以前之詩家與編年史家），且將雅典斯巴達兩聯盟間斷之戰爭連而爲一，而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當時全希臘之人心亦如其本人然專注於戰爭之上。是以人每稱氏所記之戰事乃氏所臆造。此言雖不免太過，要其對於戰爭之偏見頗深，則殆可斷言。吾人觀其卷首之言，彼早已承認其重要，即此足以證明其眼界之狹小。所謂眼界狹小者，即偏心之謂也。後世之事，雖頗可以證明氏之目光爲不謬；然作者究未免搬弄事節，使線索十分清楚，而使國家之戰爭有如人欲與天命之衝突而釀成悲劇也。

然氏之記事，不僅記疆場之事，並兼及戰鬥之政治焉，蓋吾人必須聽會議中之演說，察

公衆心理之運動，始知聯盟之組成，與戰爭之計劃。故修昔的底斯於軍事之中間或插入政治史。氏對於政治之研究似較戰爭爲深。一般批評每以此點別氏於以前作者，以其能遺棄希羅多德等之英雄故事，而研究政事與將略；至於取悅流俗之詩家與編年史家，皆擯斥之。然所記祇限於戰爭之政治，未曾及國家之政治，故吾人未能稱之爲希臘政治史，祇能稱之爲戰爭中之政治史耳。研究歷史者讀氏書竟不能知希臘各國政治法度之概況，亦猶研究文化者不能從中窺見希臘之生活與思想也。

吾人固不應以氏之刪除此等事物而責之，蓋氏並非著憲法史或文化史也。然吾儕正欲討論此一點。修昔的底斯之範圍爲戰事所限制，但此種戰事苟非作者天才足以引人注意，吾人決不用心研究之。讀其書雖獲教訓與利益，其書雖爲上古之鉅著，惜未能解決吾人切要之問題耳。

然此部政治史之大缺點，在乎論列事物原因僅限於個人而不能旁及於他事。全書幾絕不顧及經濟之關係。修昔的底斯以爲世間之事，皆出諸吾人有所感而立意以爲之，而終

受命運 (Fortune) 之限制。成敗因命運而定，命運實爲一切事物之主宰；然此未知之數，乃一宗教名詞。而非商業名詞也。彼以爲命運具有不可思議之威權；統治古代世界者，蓋歷史所不能駕馭之天道 (Providence)，具哲學神祕特權之造化 (Luck) 也。氏固不知所謂命運者，實與商品物價有關係。彼堅信命運爲神祕之力，故僅述其影響而未敢解釋其所以然。實則所謂命運者，至今仍有極大之勢力；惟吾人所謂命運暗指經濟而言，足以引起吾人之考究，簡言之，命運者即財富也。故昔日氏所認爲神祕者，實自然律之萌芽，實爲供給需要與各種經濟之關係，非宗教中事也。

氏之不能顧及經濟原素，吾人亦不宜過責之。蓋吾人若以歷史之經濟的解釋期之，實不近人情。吾人須知歷史之經濟的解釋乃最近數十年間事，吾人至今尙未能盡去昔日人意之神祕觀念而盡以經濟史觀代之。然若謂修昔的底斯已明瞭人類與天然之定律，而其記事具有今日科學之精神，則亦屬謬論。舊時文學批評家都持此說，後之學者亦沿襲其意。然此等誇張之言，非特不能表明修氏科學方法之勝利，實足以見諸批評家科學思想之淺

薄耳。

由此觀之，修昔的底斯實缺少新史家之兩種重要條件：一即時間之配景；一即注重非個人之事實，注重物質與社會方面；蓋此兩方面雖不足指揮人事，要有極鉅之影響也。然此非修氏之過，且亦不能稍減其偉大。蓋氏生於古代，其時尚不知考究經濟關係及年代學也。故康福 (Mr. Cornford) 曾云：「吾儕須時時牢記修昔的底斯登史學之階，而未能升堂入室。過去事跡，模糊不明，遠不若今日研究之精深。自希臘海外傳來者，惟有游歷家之東方奇事，而在希臘境內者，惟叢雜之舊聞與美麗之詩歌，能為歷史略放曙光而已……」往事既不可考，則惟有置而不論；而記載目視之實事，使之不忘。懷疑精神固能使氏不陷於輕信，但不能助其製造工具以供考究之用也。

要之修昔的底斯之心理，既非初民之心理，亦非今人之心理，乃古代人之心理也。明白近世之趨勢者，當知其心理狹小，專恃自覺，而受時間與空間窄狹之限制。康福嘗云：「修昔的底斯之世，適為智識界蛻變之時。前此之宗教已衰，後來之科學未興，雖已脫離宗教之羈



絆而尙無科學之輔助。當此之時，思想之工具與機械均極缺少，惟少數人民創獨立之思想。……吾人如欲明白修昔的底斯在此新舊交替時代中之心理，吾人心中必須擯去宗教哲學以及科學術語學之影響。笛卡兒（Descartes）雖力求思想之獨創，比之氏仍多染形上學之色采。蘇格拉底比之氏亦覺偏於迷信云。」

修昔的底斯又喜假爲要人之演說辭，以表出當日政治與外交之情形，此又顯然古人之方法也。此種方法實最違背今日之歷史原理。假設今有蘭克（Ranke）作史，爲近世政治家假造（或且加以粉飾）演說辭而列入其中，吾人將作何種感想乎？苟無原文，決不可爲歷史人物造作演說辭。是以古代修昔的底斯所苦心經營者，適爲今人所切忌者也。卽從藝術方面論之，演說辭亦有不適宜與不真實之弊。馬可梨不云乎：「歷史而載演說辭，猶如中國綠草如茵之花園中，岩石矗立，頓現陸離之象。造作之言辭與真正之事實相接置，斷然不能見信於人也。」

雖然無論其爲古代或中國，吾人均不可過信吾人斷語之盡當，此在當時皆各有其環

境，不能不考慮及之也。在古希臘羅馬之時，以爲造作演說辭乃歷史記事中所應有之事，斷無反對之者。蓋人類初述故事之時，即將演說辭插入故事之中，初民記事莫不如是。凡善於講故事者類皆爲英雄造作言辭；此並非有意爲之，祇因其心理天然善於模仿（*mimicry*），蓋模仿者最近初民之思想與言表者也。舊約中頗多荒誕之處，大率由此。如族長與耶和華之言，皆千載後他人所作。然（希羅多德亦然）此等故事之配景，皆與初民之模仿相符合。故雖加入言辭無傷也。修昔的底斯之情形則不同，其本性本不能做講述故事者之粉飾人物，而乃勉強沿襲舊法，造作演說辭以迎合其故事。無如內容與形式不適，及今觀之，遂致錯誤百出焉。

雖然修昔的底斯之書，爲希臘人作也，非爲吾人作也。今日所以感其不合者，實因時代已變，吾人惟有口誦其書，不復如昔日之專以耳聆；國家之興亡，亦不復受演說之影響。俾斯麥（*Bismarck*）之鄙視演說，實有理由。今世各事之動力，難得盡表之於外，卽或表之於外，亦將用數目而必不用文字。古代世界亦未始無此種情形，特氏未能見及耳。然猶以未能

見及爲妙。蓋氏本無鈞稽之方法，倘勉強之適足以牽累其記事。現在氏書記戰爭之外，如人民之領袖，大演說家，激動民衆感情，會議中之高談闊論，均能描寫逼真。吾人苟讀其書而深思之，當知其理董事跡之才實不可企及，而最宜於傳之千古者也。

修昔的底斯之史，卷首即詆斥希臘初年詩家故事之謬，以爲詩歌易於失實，惟散文方能記述眞事。近世批評家亦以此意爲是，而散文史家且以此語自慰而自勵。然修昔的底斯之散文，並非質樸無華，實有藝術之美。其述兵隊海軍之開行，莫不生氣蓬勃，節節生動，彷彿與雅典政治外交上之演說互相應和。其實固經歷年搜尋慘澹經營而成，（有時氏亦自述其辛苦。）然各種材料必經其修飾，去質樸而潤澤之，使全書變爲典雅焉。氏不若希羅多德之謹嚴，欲求藝術之工遂不免揉造其材料。所幸氏之藝術極高，材料雖見損壞，所得尙能償其所失。記述之事實遂賴其文以不朽。然修飾文字，亦有流弊，卒釀成後日之修辭學。但氏本人並不知修辭學爲何物，垂至後世始知講求文字之美麗。當氏潤飾其文不料已開後日捨實求形（即散文修辭學）之習。修辭學既風行，學者崇尚文字之美，而不求真。其有損於歷

史，不亦同於昔日詩家之輕信乎？（此中流弊後章當詳論之。）雖然，氏與前此之詩歌時代，固截然相反，卽與後來之修辭學時代亦判然不同。氏之精神實爲古代之最美者，惜始終不脫古代之色彩耳。



## 第十五章 修辭與博學

修昔的底斯於後來史家幾毫無影響可言。氏之名譽雖隆，但讀其書者甚少，摹仿之者更少，其文筆嚴峻，又一意求真，凡此皆非其後起之一代所願聞。當此之時，風會已變。歷史雖不復返於詩歌之一途，但已遁入修辭學之境界。其唯一理想在文學之動人，而不務事物之真實。直至紀元前第一世紀，古希臘之經籍復興之後，修昔的底斯始復成一勢力（其實尚不足稱勢力，不過一種理想而已。）但吾人考究此事，即入羅馬時期矣。介乎修昔的底斯與修辭學家之間者得一人焉，色諾芬（Xenophon）是也，即初學希臘文者皆知其人，爰略論之。

古人以色諾芬與希羅多德修昔的底斯並稱，為希臘三大史家，成鼎足之勢。然照近代研究所得，頗有鄙視色諾芬之趨勢。按其生平嘗投身行伍，博通哲學，當然曉暢當代（此時代與希臘及世界史均極關重要）之人事。然氏對於世界史之大義終不明瞭，即所記各事

之前因後果亦漠然不知。如斯巴達、塞，其致敗之由甚顯，乃氏不之究，反謂實造物者有以致之，豈不謬乎？總之無論希臘史或波斯史，氏皆未能明瞭其趨勢與關係者也。

茲錄柏立 Bury 教授之言如下：

『色諾芬於歷史（哲學亦然）蓋一玩物喪志之人也。……氏本具有愉快之文才。吾人若會集其各種著作觀之，誠希臘文學中一名雋然思想平庸，能就事面鋪張，而不能深究其裏。氏苟生於今日，將爲高等新聞記者，時論名家，或戰事訪員；且將爲平庸之英雄作傳記。在歷史著作方面，氏祇宜於作傳記。萬人軍遠征記（The Anabasis）卽係傳記體裁，並爲氏最成功之作。其中雖不免有一般傳記之病，然具有個人傳記之優點，極明潔生動之致。一萬希臘人之冒險事業竟隨氏書以不朽矣。』

吾人觀此等批評，似色諾芬在史學史上不應佔有地位，受吾人之考慮。然吾人決不可一筆抹殺之。柏立之言祇就其一人而論耳，若從歷史之沿革上觀之，則吾人不應單取今人之評論以估定其價值，歷來學者對於色諾芬之意見，亦不可不加以細察也。古人對於氏作

類皆竭力稱頌，至今始有非議之者。古今人意見之不同，實極堪注意之一點。例如在西塞祿 (Cicero) 輩觀之，氏書固世界之經典也。此何故耶？

古人之稱賞色諾芬，因其文筆卓越，細密雋永，如醇醪香茗，嚼後尚有餘味。既不以事實太雜而煩瑣，亦不因哲理太多而沉悶。文筆之外，又善描寫人物，無不逼真。氏對於事物內部之關係或不明瞭，但描寫個人之性情，則能曲盡其妙。且歷史上每有一種時期，事業實不甚重要，而必須注意其中人物之性情者。色諾芬雖不明歷史之歷程，然以傳記家目之，要能深明世故與人情，其貢獻正復不鮮。是以古人之欣賞氏書，實根據其實質。今日歷史之範圍擴大，（以各種社會科學為基礎而治史者，須具寬大之目光。）氏在史學上之地位，雖岌岌可危，然此等性質，仍屬不可磨滅者也。

色諾芬約生於拍羅坡泥細安戰爭開始之時，卒於馬其頓 (Macedon) 覆滅希臘自由之末日 (430-354 B. C.)。生為雅典貴族，少壯受學於蘇格拉底。後日回想其師之言而作師門回想錄 (Memorabilia)，都四卷，皆記隍厝之事，並不具何等思想。故所傳蘇格拉底

之哲學僅及其微末，未能闡發其要旨，不若柏拉圖之記載，論理明道，辭意詳贍。相形之下，自當見拙。蓋柏拉圖之書乃曠世之作，雖史家（遑論新聞記者）亦莫能敵之也。以想錄一書雖未足以載道，然其描寫個人性情，誠堪寶貴，讀之且能略見當時之社會狀況。氏雖不能深察事物之內容，但其描寫個人性情實十分明白也。

內容與上書大異者為萬人軍遠征記一書，記述波斯王居魯斯與乃兄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之戰爭，及希臘萬人軍（居魯斯所部）退兵情形。居魯斯既卒，色諾芬被推為將軍，故其所記一路行軍情形，異常詳密。且氏所述之地理，其真確精密亦有出於吾人意想之外者。

然萬人軍遠征記並非色諾芬之正式歷史著作，其專心為之者惟希臘史（Hellenica）一書，此書蓋繼修昔的底斯之史而作，自結束柏羅坡泥細安戰爭起（紀元前四一一年之秋）至西元前三六二年孟鐵尼亞（Manitinea）一役為止。然其見解與文體均與修昔的底斯不同。行文勁健，如遇事節繁雜之時，即插入個人寫照以調濟之。故讀者莫不與會淋



滴，未有厭倦者也。其描寫之成分雖多，但因作者使用得宜，竟能變瑕爲瑜。且其主題本身亦有可原之點。希羅多德之述波斯戰爭，題中原有一種可歌可誦雄偉軒昂之氣概；修昔的底斯述雅典斯巴達之爭雄，題中自有一種戲劇原質；而色諾芬之主題則並皆無之，自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以迄孟鐵尼亞之役，希臘史之模型正在大變。各國（即內地各國亦然）分立之勢漸衰，而相互之關係漸繁。至如當時之命運與政策中之經濟關係，古人每不知研究及之。修昔的底斯尙不免此病，遑論色諾芬。按希臘史一書爲色氏自雅典逃亡時所作。其論希臘後代之史，完全以斯巴達爲本位。當時正爲拍羅坡泥細安人獲勝之時，猶修昔的底斯著史之時，正雅典人極盛之時也。然希臘已漸次陵夷，不復如昔日之偉大。試想斯巴達土地瘠薄，氣質強悍，人民尙武。氏處此種狹小環境之下，無怪其見解之狹小。然政事文化之範圍雖狹，猶能回想昔日率軍萬人東跨大海之陳跡，并能傳其師蘇格拉底之言行，不可謂非有心人矣。

色諾芬與波里比阿之間爲修辭學極盛之時代，此乃極難澈底明瞭之一時期也。修辭學一字，吾人聞之卽覺可厭。純粹修辭學非特科學家見之生憎厭之心，卽以藝術論之，亦絕少興趣。設有豐富之事實可供記敘，而作者乃棄之不顧，專事雕詞琢句之工，吾人其能耐之乎？世之稍知史學之歷程者莫不詆斥修辭學鉅子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之門人。按古代文人每重修辭而輕事實，以科學目光論之，此種詆斥固未始無相當之理由。然治史者須知史學之沿革，古今情形不同。吾人若以今日之新方法期之於古人，則吾人卽將失應有之史態。狄摩西尼（Demosthenes）之藝術，表明希臘天才之成熟，猶荷馬史詩表明其尙在幼稚之時期。從科學方面論之，希臘心理常受藝術之束縛。哲學家如柏拉圖，史家如修昔的底斯固皆如此；他人（處此藝術創作發達之世）亦何嘗不然？

修辭學之爲物，在吾人視之，乃小學校中應備之學科而已，未嘗成熟之物也。然希臘人之理想非盡虛誣。當時人以爲修辭文辭與圖畫雕刻，同屬高尚藝術，有同樣之價值。修辭學形體綺麗，以典雅之辭，狀事物之形，終能以華美之散文，繼承昔日之詩歌。然在古時，其範圍

甚狹。古代城市無今日新聞學寬大之眼界。其興趣都局於一地，而其文學亦偏重口述。以劇場代替今日之圖書館，哲學亦大都爲會話。是以高尙之修辭學，實與閎辯學無異，勢使然也。且閎辯在希臘城市勢力極大。蓋政治舞臺不出於劇場（amphitheatre）或市集（agora）之外。資望高貴而善於辭令者，卽可以辯才駕馭之。然閎辯亦不僅限於政事而已，其本身已成爲一種藝術，正與今日之音樂同。柏立教授不云乎：「希臘人愛聽演講，猶今人愛聽大樂也。」是以初作演說辭以代歷史記事，繼復修飾字句以代演說辭，莫非風會使然。猶十九世紀之史專記各國政事，至二十世紀方包括經濟與其他科學也。史書中之插入演說，初民故事已開其端，修昔的底斯之史又採用其法，傳至後世遂成史家之天職（羅馬亦然）。此風之盛，實希臘修辭學（Greek Rhetoric）養成之。是以李維之史多長篇會話，卽愷撒（Caesar）亦喜假將軍之口作無關緊要之演說焉。

雖然吾人所視爲矯揉造作之物，往往爲純真之藝術。今日視爲虛僞無用之演說，古人反視爲真情實事之反照。吾人批評古代史家當設身處地以思之。當時地中海一帶之城市，

政事發生於市集或公所 (Forum)，國民之意見賴新聞學與文學爲代表；一國之命運決於動聽之演說；實閔辯術極盛之時代也。然吾人之想象不可太遠，對於古人之諒恕亦不宜過寬。紀元前第三世紀之修辭學足以推波助瀾使史家著作風動一時者，終亦使史家不見賞於後世之人也。

然純粹修辭學不止於演說而已。演說之爲害尙淺；而演說中每有一種趨勢祇求文學之動人，不務事物之真實，此其爲害於史學最大。蓋歷史者至多不過爲實事寫照。若一有藝術之成分攙入其中，事物既失其真。修辭學者實藝術之最純粹者也，將顛倒錯亂之事跡，作有秩序之排列，正如戲班主人收拾零簡彌補劇中散漫之實事，而記之以華麗之文。歷史著作既係藝術，固不能免此。然修辭學專事刻畫文章，最易流於有意顛倒事實。每不惜以美麗之文句，犧牲真確之事實，以取悅於聽衆，或宣傳其主張。史事之能合於此種需要者究屬少數也，修辭學家遂不惜改變之以求其文章之典雅動人焉。

修昔的底斯色諾芬之後，爲修辭學極盛之時；而握修辭學之牛耳者，厥爲伊索格拉底，



其影響之鉅，世所罕有。蓋氏倡華美之文，非特風行於當時之希臘，且亦流傳於西塞祿時代之羅馬；即今日著作家之文章亦仍多受其影響者。然氏雖崇尚麗辭，而其有功於史學亦正不少，蓋其治史見解不拘拘於一城一市，而以全希臘世界（Hellenic world）為本位也。其論政事亦以全希臘為一體，嘗欲以雅典之功業遊說各國，使合力以擊波斯。列舉雅典之光榮功業與民主政體以為他國後日之模範。然國勢日替，國事日非，馬其頓勢力南下，遂驚破其迷夢。統一雄圖，化為泡影。徒記其理想於史籍，垂空言於後世，以資讀者之留連憑弔而已。

厄福拉斯（Ephorus）者希臘世界最早之史家，亦古代一最通俗之史家也。據福細阿斯（Plutius）云，伊索拉格底嘗囑其用適當之方法記古代之歷史。氏對於年代與神話，固非無考訂之力；但反對修昔的底斯造作演說必須逼真之觀念，氏竟任意臆造之，而戰場上之演說尤多，然其用之也似甚得當，蓋波里比阿（極精銳之批評家）嘗稱其行文說理立論均極其妙也。

與厄福拉斯齊名者，有提奧蓬勃斯 (Theopompus) 焉。相傳伊索格拉底命厄福拉斯作古代史，而命提奧蓬勃斯作近世史。要之彼曾著二史，一爲希臘史 (Hellenica) (十一卷)，修昔的底斯書之補編也，一爲腓力傳 (Philippica) (五十八卷) 記腓力 (Philip) 時代希臘之政事。文筆本極濃豔，益以修辭刻鏤，倍覺可愛。蓋希臘之馬可梨多賚乞克 (Trahade) 也。古人每推爲上乘史家。惜千餘年來其書散失殆盡。存於今者已甚少。蓋當初皆書於紙草，其後未經謄入鈔本故也。氏遊蹤甚廣，博覽事物之真相，悉心考究，不知鑿足。惜文迫意偏，終非史學正宗耳。

處此修辭學瀰漫一世之時代而能超然獨立，不被伊索格拉底之影響，並譏評厄福拉斯與提奧蓬勃斯者，厥惟西利之泰米阿斯 (Thucydides)。氏嘗居雅典五十年，專心考古。歷史中以奧林比亞勝會之期 (Olympiads) 計算年代之法，卽氏所創也。此雖法未見通用，但學者皆以之爲希臘年代學之標準焉。氏好學不倦，悉心研究，雖有腐儒（無辨別力不明世界之大勢不善觀察人事）之譏，但爲後世保存寶貴之史料不少。惜乎失之偏宕，非特無寬

大之眼界且無判斷之能力。嘗喜批評前人而波里比阿即據其本人之言轉而攻擊之（波里比阿之第十二卷，幾完全為攻擊氏書而作）。波里比阿嘗譏其埋首書案，不明世務；見其細而不明其要，捨其本而僅逐其末。然氏亦嘗自謂「歷史與美文不同，猶房屋之於畫圖；」又謂「著史應廣收材料，其困難遠過於美文之經營。」是則氏亦未嘗全昧於文史之辨者矣。

其後亞歷山大以曠世之雄才，卒成帝業，此希臘人種在政治上絕大之成功也。堂堂帝國惜無史家傳其事。厄福拉斯之史止於三百五十六年，提奧蓬勃斯記至腓力之時代而止，在帝國人民觀之，固不啻基督教徒之讀猶太舊約歷史也。然猶太人散居各地（Diaspora）之故事，希臘人之散居東方，亞洲新城市之建立，與希臘殖民地之成立，文字之散佈，西人與東方科學宗教哲學之接觸，舉凡大希臘世界之事實，皆未經良史為之記載。蓋當希臘史似已終了時，希臘人民雖登世界史舞臺之上，不復若昔日忠愛一城市為一城市之藝術家，但以寬大之目光為古代文化之解釋者。亞歷山大東征之後，東方遂被希臘之文化，其關係之

重要，不亞於後日西方之被羅馬所化。但記此東征之事者未見其人也。當時真理不明，故述蘇薩(Susa)或巴比崙東方繁華之奇事，亦能見信於世人。同時亦有記亞歷山大部將及後人之故事，有如小說中之縉紳全書(Blue books)者，皆史家之末流而已。希臘最後之大史家，反爲羅馬虜去之人質，波里比阿氏被虜之後，居斯基比奧(Scipio)家，著羅馬開國之史。



## 第十六章 波里比阿

希羅多德，修昔的底斯，李維，塔西佗，史學界之泰斗也；人人聞其名，人人讀其書。惟波里比阿（Polybius）則不然，未嘗享有希臘之遺產，未嘗富有典麗之辭采，其史亦非上乘文學。近世學者不過於書角注解之中偶見其名。氏之不聞於世，可以想見矣。然氏在古今史家中，實稱巨擘，堪稱為古代史家之史家。其隱晦無名也，徒因文辭不足以動人，知己者少。實則氏嘗力倡科學思想，故當今科學發達，其理想日漸實現之時，氏名日益顯著。若波氏者誠古人中之具有新腦筋者，擅長考訂而不作無謂之懷疑，明白科學之正確標準而能向建設原理上用功者也。

波里比阿，希臘之貴族也，約於紀元前一九八年生於亞加狄亞（Aroada）之麥加羅波里（Megalopolis）。與菲羅皮門（Philopomen）友善，卒繼為阿基安聯盟（Achaean League）之領袖，愛國之心彌切。（此聯盟為希臘最後一次之統一努力。）波里比阿年未

長，卽負國家之重命兼大使及行政長官二職，力主與羅馬媾和。既不讓其侵略，亦不與以進攻之藉口。惟羅馬兵力日張，希臘鄰國漸被剪滅，而內部復多戰爭，其計終未能行。國內既亂，羅馬人自有進攻之藉口，卒於紀元前一六八年皮德那（*Pydna*）之戰，氏被虜赴羅馬。同行者約計千人。雖稱俘虜，實則羅馬人以質待之，以利其帝國侵略之進行耳。就中氏遇獨佳，蓋被虜之後卽居名將保魯斯（*Quintus Partius*）之家。故氏非特居於羅馬，且直與斯基比奧望族相週旋，因得與政府中要人爲伍。考氏能擢此高位者，並非因其祖宗之光榮，或在希臘時之貴官，實因氏本人人格之可敬。氏嘗云斯基比奧族中名伊米利阿奴斯（*Boip. Emilianus*）者（卽後來征服非洲之人）與之友善并師事之。卽此氏之受人尊敬可見一斑矣。

氏既居萬事之中樞，卽蓄志著述當代之史。其書卷首卽問曰：「羅馬區區一城市耳，而能於五十三年之間征服天下，其方法何如？政策如何？豈可漠然不察乎？」氏悉心研究撰述成史以餉後世之不漠然不察者，此實爲科學上之創作而永保不朽者也。其書凡四十卷，始

於紀元前二六四年羅馬人初自意大利渡海，歷述迦太基戰爭（Punic Wars）之勝負以訖紀元前一四六年迦太基（Carthago）與希臘歷史終了之時四十卷。惟首五卷流傳至今毫無闕損；其他諸卷亦略有存者；要其全書之梗概不難窺見也。氏恐題意錯雜，事節繁多，難於明晰，遂於正文之外加以詳注；第三卷之首，且作一大綱，提要鉤玄，讀之瞭如指掌。此種注解實氏書之特徵。以下錄其原文，讀之可知氏本人之意。此種注解非特為讀者之指導，且表明作者自謙自負之態度；而著者與讀者之關係亦倍覺親切矣。

子所著歷史始於第一百四十奧林比亞勝會紀年，當時之事可略而言之。希臘有所謂同盟戰爭，最初腓力率同阿基安人（Achaean）與伊托利安人（Etolians）相爭。亞洲安提奧古斯（Antiochus）與托利美（Ptolemy Philopator）為奪基爾敘利亞（Coele Syria）而相爭，意大利比亞（Lilyba）及其附近，則羅馬與迦太基相爭，通稱漢尼巴戰爭（Hannibalian War）者也。

是以吾書之始也為阿拉都斯（Aratus of Sicyon）之史之終點也。前此之世界

史，零零落落，漫無秩序。地點固不同，卽源流結果亦復散漫而無次。但今後之史漸趨一貫。意大利利比亞之事與亞洲希臘之事，有連帶之關係。各種事物皆趨於大一統之途。職此之故，予以此時期爲起點。蓋此時已戰勝迦太基人，統一帝國，已過最重要最困難之一步。羅馬人民正應向他地擴張領土，東征希臘與亞洲以拓展版圖也。

是以氏書之首二卷不過爲全書之導言。真正歷史實以第三卷始。所記五十三年，卽自紀元前二二〇年起至一六八年止；蓋一六八年皮德那之戰，卽氏被虜之日，亦卽希臘（或馬其頓）之末日。原定計畫欲以此年爲止。氏在此原定計畫中時露其主觀之態度，擬以其被擄赴羅馬之日結束其史。其意並非因其被擄之故也，實因身居斯基比奧家中，似覺四夷已賓服，天下已一統，無復征伐之事矣。身囿帝國主義之窟，目光亦與之俱化。故其著史卽以此種目光爲本。彼以爲天下萬事之得歸於一統而會集於一點者，蓋氣數使然。故其原定計畫欲以羅馬統一地中海爲其史之頂點。征服各地雖時有陰謀叛逆，但氏視之爲帝國主義者意中之事；且事出遠地，每忽略之。然其後連年爭戰，氏始知前此征伐他國，不過帝國事業



之開始，並非帝國事業之完成，故延長其紀事而包括焚燒迦太基與劫掠科林斯（Corinth）二大目視之事跡焉。

後部歷史之增加，氏嘗自述其理由，頗堪注意。氏對史家使命之概念從此可見其一斑；茲錄其原文。氏蓋以爲在此五十三年中，羅馬勢力已達極點，各國已承認其威權服從其命令矣。

實則但就戰爭之勝敗而評斷，皆不足爲定論也，每有戰爭十分勝利，因治理失宜終於敗亡。而戰爭挫敗禍患踵至之時，苟持之以顛撲不破之精神，自能轉禍而爲福。故予於記事之外，應再論得勝者之政策，治國者之精神，與夫各國對於統治者之感情意見。此外如各國之人情意向見於私人之生活或公家之政策中者，皆當分別縷述，俾今世之人深知應否服從羅馬之統治，而更可垂教來世，使知所取法與警戒也。

波里比阿之作，皆其實用主義，察往事以爲異日應事之資，實氏著史之原旨也。氏以爲歷史爲物不僅考古而已，實亦爲過去之政事，蓋氏本政治家，故專重政治耳。故歷史之爲用

在於借往事以應付現在，鑒陳迹而明瞭事理。并云熟知史事，非特爲一種學問，實爲處事接物之南鍼。惟史事能爲政治家之千秋金鑒。評斷環境之關係人羣之意旨，非借資往事不可也。

至若同時之人，其言動之主旨，則較難明瞭。蓋同時之人欲求適應當時之需要，往往掩飾其外表，而事物之真理不明。過去之事則不然。事物昭著，可供測驗；昔人意旨無不昭然在目。且熟察往事可以知何種人爲能助我，何種人則否；何種人將憐我，何種人將怨我；何種人能爲我仗義而執言。此種甄別能力無論對於一人或一國之安全，皆極其重要者也。而且著者與讀者對於左右前後之情形皆宜顧及。若歷史而僅記事實，不事解釋原因原理主旨以及事物之前因後果，則如一幅畫圖，無裨教訓；雖或能取悅一時而不能垂教後世，終無永久之價值者也。

此節之要旨，卽謂歷史必須有益於教訓。此非輕易之事也；而氏所欲得之教訓，乃爲政治學。氏述漢尼拔（Hannibal）之進攻羅馬，與羅馬人之猛力守禦，對於兩方均作讚詞。此

非欲頌揚羅馬人或迦太基人也，但欲藉此鼓勵各方服務者或將來任何一國之治理國政者，冀其回想前人之勳績，能油然而生競勝之心耳。波里比阿對於歷史之主旨，在乎察陳迹以明事理。觀其解釋第一次迦太基戰爭中累古魯斯（Regulus）戰敗之事，此意最爲顯明。

予記此事蓋欲加益於讀我書者。夫人類之改革不外二途；一則一已經禍患而改革，一則觀他人之禍患以自戒而再改革。然一已經禍患而改革必遭絕大之困難，絕大之危險；借他人之禍患以自警惕，則毫無苦厄，熟察他人之成敗，於己無損，而於事理則能明白貫通，擇善以行，此吾人所以常考他人之事也。歷史者專記過去之陳迹者也。是以吾人處事接物，歷史實爲絕妙之前例。蓋惟有深通史事不遭危險乃能得老成之判斷，具準確之目光。既明於理，則無論事物之情勢如何，總能隨機應變也。

然氏之實用主義，其意並不精深。史家若專重歷史之教訓，實爲今日歷史研究所不許。然氏之治史應受吾人之原諒。蓋其所謂實用主義，並非包括何種哲理。氏之記事，始終未嘗離事而言理。卽哲學家常談之因果觀念，氏亦無之。氏雖嘗論原因，甚至以二章論原因

(causes) 與託言 (pretext) 之不同，然其對於事物因果觀念之不明，實與其前人匹克忒 (Fabius Pictor) 無異，氏雖懷教人之意，但推究事物最後之原因，總不脫離實事。蓋氏本務實之流，不能捨實事而從事空論。故就真實之情節作詳確之記載，(此實史家第一要務)，以往古之陳迹，爲政治家之前車，非捨事實而泛論過去也。其論斯巴達之憲法，力斥柏拉圖之理想國 (Republic of Plato) 純粹爲哲學家之高論，不可以列入曾經實行之政體而並論也。

譬如運動競賽之時，凡成績不著，或未受訓練之運動員，不得加入柏拉圖之憲法亦然，蓋未經實地施行，斷不能與他種憲法相競爭也。若以此虛構之憲法與斯巴達羅馬迦太基等實施之憲法相比較，是猶以偶像比之生人。偶像之彫製雖美，一死一生互相比較，終覺不完全不適當也。

此近於羅馬人之言，非復希臘人之口吻矣。然讀此可知波里比阿專喜研究實事，決不妄談空理。雖嘗欲討論目的因 (final causes)，但對此未嘗稍費工夫。實則氏本人之歷



史哲學亦未嘗確定。開卷時謂帝國之一統，由於命運。氏雖推尊命運之女神，實則並不深信其果能操縱人間之各事。惟倉皇奇怪不可思議之事，始以歸之。嘗云：「羅馬之勇猛戰爭，擴充領土而雄霸天下者，非貿然從事，僅賴命運所能成功。其精神亦非因勝利而始形強悍。蓋屢經磨折天然之訓練使然也。」是以氏之於命理 (theology of fortune) 亦視同抽象之物而擯斥之。彼蓋不信神祇，但醉心於實事者也。

氏之態度專重實事，其著書之方法亦適合此態度。氏非埋首書案之士也，生平熟習世故，明察人事，而不以孜孜勤讀爲業。氏非不務學者之搜求，其研究亦未始不精。但常謂學者之搜求，不如直接研究事物之由來（觀古今事物之跡）爲要。嘗攻擊博學好古家泰米阿斯甚力。第十二卷幾全爲詆斥之言。若令今之考據家見之，必怫然不樂。按氏之譏刺泰米阿斯，因當時氏居雅典約已五十年。五十年間專心著史，自覺據有著史最要之工具。必服務軍伍始能描寫戰爭，必注意當世之政治運動始能治理過去之政治運動。此等條件氏盡備之。其所記各事，大都出於目覩，或爲其中演員之一，或竟爲主要之演員。迦太基之燬亡，彼親覩

其事。斯基比奧且謂之曰：羅馬遲早亦將受同樣之劫運也。舉凡當代要人氏皆熟識之，非僅羅馬人希臘人爲然，即各方要人如馬薩尼色（Messalina），甚至迦太基人亦莫不如此。其後天下一統，國運日新，遂去羅馬遊歷各地，彷彿西方之希臘多德焉。此行實爲科學探險。自云：『予周遊利比亞，意卑里亞（Iberia），高盧（Gaul），及諸國西岸之海，備嘗艱苦，蓋欲考察實情而有以校正前人之誤也。』閱歷既深，對於以前之地理學家，遂全然不信。雖然氏亦云：賴羅馬之太階平（Pax Romana），始得考察世界，前人未曾遇此機會也。氏好奇無厭，嘗循漢尼拔舊路越阿爾卑斯山（Alps）而在意大利之一端，考定漢尼拔之碑文，（刻在白魯獎姆（Brundisium）海角上之一石柱，）以明迦太基軍隊之分配。繪城市圖，考典籍，錄條約，并研究往古諸史家。但每讀一家必感不滿，遂批評之，否認之，力施攻擊。此氏之特徵也。以波里比阿實事求是之人，固難望其容納當時之修辭史家；但其譏評修辭學，詆排書籍，其氣未免過於偏宕。前人亦有成就，皆爲其一筆抹殺矣。

且此種態度於氏個人頗關重要，蓋此卽氏弱點所在也。氏用功雖甚勤，但講述故事，喜

參以一己之議論，故其所述故事，終不能娓娓動聽。氏非藝術家，其文章無希羅多德之流暢而莊麗，亦無修昔的底斯之談言微中。通觀全書，從未援引希羅多德，即修昔的底斯亦僅偶然提及而已。蓋氏不喜學步他人，而欲自闢蹊徑。惜美志不遂，事願兩違。蓋世界史本甚浩繁，欲廣拾其各方線索而治理之，必致頭緒紛繁，糾纏不解。氏亦深知此病，遂於記事之中隨時牽入己見，作題外之言以自解。氏書之親切近人，實由於此。按此點最與古代著作相反。希羅多德講述故事，長於翦裁。修昔的底斯如戲曲家，作客觀之描寫，僅以修整之作，公諸聽衆。從未有明言其著作之方法爲何，或於記述戰事之中夾論科學方法者也。但波里比阿常以自己牽入記事之中；而一入記事之中，固能使用其目光，然亦恣逞其感情矣。每遇材料有誤，必勃然大怒。怒氣既盛，遂喋喋不肯自休。氏又爲不擅長文學（在希臘人中可謂不通文學）性喜活動之人。一旦變爲學者，遂視題目若問題，而暢述其研究之所得，一若解答此問題者然。又喜評論當時之人物，前人之不合其意者（往往如此）亦必竭力痛斥之；然後爲此題外之言而自致歉意；再稍加記事以終其篇。然題外之言非僅道其歉意而已，蓋氏對其著作究

曾作一番思想，故此類議論竟可稱之爲史學論文。蓋蘭克以前史學理想最佳之作也。波里比阿在史學史上之地位能如此其重大者，並非因其題目之偉大，實卽此等附註之功也。氏著書之時必以爲讀者當注意其主題，初不意後之讀其書者非爲其主題之本身，而專爲其題外之言也。初不知羅馬帝國之興起，對於今人竟不如科學方法之興起爲重要也。蓋羅馬之興起已爲過去之事實，其精力殆已竭盡矣；而科學方法則方興未艾，行將發達於來世，其爲用正無盡藏也。

氏之此項議論散見於全書，而其著作之結構及方法頗能顯示此項議論之應用。氏力求事物之真，以爲真者爲歷史之眼目（the eye of history）；又力主史家應無偏無黨排除一切私心，持平允之論，依據事物之實情，而敘述之。具史家之美德者應去一切感情作用如愛己恨人之類，有時爲求真起見，並須讚美敵人，譴責朋友。『無目者卽爲無用之生物，若歷史而失其真，豈非僅存一無用之故事乎？』此等名言吾人應永矢弗忘。唯世之史家鮮有願事其言者；卽後之研究波里比阿者如西塞祿輩，用意雖美，終未能實踐其言。波里比



阿謂史家固不必有意求僞；然稍有偏黨，則雖極其誠實，其記事亦必有所偏。氏嘗云：『予深望讀我書者（無論今人或後來之人）若遇予有錯誤與違反真相之時，儘量予我以批評。若因缺少材料而生錯誤，尙望原諒。予所以有此要求者，特爲予本人而要求；蓋予所述之歷史範圍甚廣大也。』此意貫徹全書；而於第十二卷攻擊前人泰米阿斯時，推闡尤爲詳盡，幾自成一篇論文。吾人試想氏所處之時代與環境爲如何，即可知其議論見解之不可及。吾人若讀其書而無動於中，則研究後來之史學亦無望矣。

總之波里比阿深信史家天職，在求實用。歷史必須能教訓後世，必須有用。但欲求歷史之爲用，首須求真。歷史而不真，決不能致用。其實氏書之有用與否，吾人可卽以其言者測之。希臘戰爭詳情，不足以教訓吾人也，羅克利安人（*Locris*）之制度，或提伊烏斯（*Tegea*）之政策，皆不足以感動何人也。然歷史之學苟能長存天壤之間者，則氏之理想將永爲史家之格言與南針焉。

## 第十七章 後來之希臘史家

波里比阿雖稱最後之希臘大史家，但希臘史學未必以氏而終也。希臘繼起諸學者多爲羅馬人之教師，其中史家甚多，其重要初不相等。各人之成就，雖不應詳論，但綜觀各家，有通同者數點，足資研究。

第一，著史之動機已變。昔人之著史也，充滿愛國精神，或民族思想，此最初激勵產生歷史之物也。今則不然。學者都由母國移居別地，流徙他鄉，不復記憶祖國之古史。縱使能之，亦無注意之者。而其所居之地之古史，亦茫然不知；對其地世變之推移，歷史之沿革，終不若生長其地者之切實了解。因之後代希臘諸學者與古代之歷史智識，漸漸分離。史家至是多不重事物之因果，（波里比阿所最注意）而僅爲愛美之考古家。然亦起以擴展其眼界，使人心不爲純粹羅馬愛國精神所限制，而推廣之以進究全世界之史也。

此種情形顯然利於歷史之發展。然不能促史學之進步者何耶？希臘末年研究古代歷

史問題亦能如近代學者之研究中古時代持客觀態度。即就當時社會狀況而論，智者迫於飢寒，恃機智以爲生，爲王公大人之奴隸。此經濟上之激刺，宜亦足以鼓勵希臘才士於科學方面從事搜尋，求有系統之結果，有所建樹。然終不能者，蓋一面有修辭學爲其障礙，一面亦有哲學爲其勁敵故也。

吾人前此似未嘗提希臘之哲學。修辭學以及伊索格拉底之影響，前已論過。但哲學之影響於希臘史學者，果何如乎？以上述希臘哲學甚少。柏拉圖不過偶然提及，亞里斯多德僅見於註腳而已。然希臘思想之建設極大，對於史家之見解，縱少直接之貢獻，必有重大之影響。求真爲歷史之理想，實亦即哲學之理想。社會道德既認爲歷史關係，而波里比阿之書，雖以實用爲主義，皆足以表明作者之觀察與思想實同受斯多噶主義之影響（*Stoic Ethic*）。歷史之曾受此種哲學原理訓練者，較之希臘多德大不相同，其所予吾人之教訓，亦大不相同也。

若詳論此事，將牽涉複雜之博學研究，而越出此書之範圍矣。希臘史學中之哲學史，最好讓專家研究之。蓋哲學之貢獻於歷史者當然有限。哲學雖能予史家以見地，然未嘗備有考訂之工具，而考訂者實科學之基礎也。亞里斯多德曾一度開發之，然柏拉圖之勢力，趨向他方，適與相反。柏拉圖縱極尊理由，縱視真與美爲一事，然其思想空虛，以最不合歷史原理之思想（即觀念主義 *Theory of Ideas*）治理世事。形上學與歷史，終於冰炭不相投也。

但思想家之不重事實而重觀念，尙不足以阻古代史學之進步也。其主要原因即在古人不知機械主義（*mechanism*）之價值，而竭力反抗之。斐特魯斯（*Phaedrus*）一篇中曾有警句（據柏拉圖云）大概謂蘇格拉底痛惜當世之人，不復如古人將所有之事，盡行記憶。凡見於書本者，皆不復留意於記憶，痛斥書本之爲害。故對於文字之發明反抗最力，以爲一用此法，吾人鑒別真僞之力將爲減小。此實似是而非之論也。據吾人之推想，柏拉圖之記錄其言，何嘗不用文字？故其記錄之也，或疑有意滑稽。詎知有大不然者。柏格圖之意正與蘇格拉底相同。此段記蘇格拉底之反對字母，不過氏之心理受蘇格拉底影響之一例而已。



此種心理全然爲詩人心理，力排機械而重天然；以爲書文字於埃及之紙草，或亞洲之革紙，皆不如背誦史詩之爲愈。此種反抗正如今人提倡人工而反對機器。由此推想，則蘇格拉底之計時願照牆上日影隨意猜度，而不喜用鐘表爲標準，排斥一切發明，以求趨近自然 (close to nature) 云。

此種態度在文藝史中往往見之。而以藝術家爲尤甚。蓋藝術家力求接近自然，最不耐個人與自然有所隔閡。此由於作者創作之專心。專心卽爲快樂；故對於其作品之保存不甚注意。理想主義 (Idealism) 達到此種浪漫情境中時，遂并其一己藉以成功之方法亦反對之，而根本否認理想所以實現之進程。其目光不亦太狹乎。苟放大目光觀之，機械主義本身，卽係一種藝術上之創作。字母之發明亦然，其成就之偉大可與詩歌並稱。使用之時，實爲思想外表之一部分與美麗之文字同垂不朽。卽代替人類手工之機器，其原料之中亦含思想。較之大理石受彫刻家想象之印痕，畫家調色繪圖保存自然之暗示，有何異哉？特此爲社會之創作，非個人之創作，故不易令人欣賞耳。

希臘哲學，不知理想之力常實現於尋常生活之世界中。歷史之爲物全賴一種機械作用，將思想自腦筋中轉移以至實物，是以思想家雖死死生，而思想則能永久存在。天下之事，有賴於實物者甚多。例如吾人知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焚燬後，上古文化收集於其書架上之紙草者皆失傳。又知北部地中海之天氣不宜，紙草易壞，希臘羅馬之經籍遂亦因之而滅亡。古之書商，亦猶今日之書商，並不注意於將來。然若無古代之伶俐商賈，輸入紙草，則希臘羅馬之文學或竟不能產生。奧古斯都（Augustus）時代，倘無較勝於泥版之物以供刻寫，則其文學安得如此之盛？試想波里比阿或李維之歷史，以泥柱爲其書寫之資，卽至今日，倘使阿刺伯人未曾將造紙之術傳入歐洲，則近代之文學與新聞學又將何如？有印刷機而無紙，其情景寧可設想？而近代文學，無此二者固不能存在者也。吾人於文學史中亦須有一種類於薩地累色圖斯（Sardinia）之書，以見苟無機械作用，則思想將如何簡單而狹隘焉。

西洋文化史中有兩大創造時代，一爲古希臘，一卽今日也。古希臘產生考訂之思想，今

日則應用之以發明機器。此二者對於世俗社會實有絕大貢獻，其餘幾均可置之而不論矣。古希臘鼓勵考訂之智能，此蓋吾人智識工具之根基也。今日非僅以自然之力量應用於吾人之工作；且竭力擴充求智之方法，使自然爲吾人之同盟。吾人於此所以喋喋不憚繁言者，卽爲以柏拉圖之天才，尙不能預料當時科學機械薄弱之進程，竟能產生今日重大之結果於萬一也。

所幸吾人於後來諸希臘史家中，無須詳論與此同類之事項。蓋諸家作品，散亡殆盡，已無從研究也。吾人講至羅馬時，將再論及。茲僅擇當時希臘作家中之顯著者，約略論之，其所著歷史皆所以適應當時文明世界之需要者也。

斯多噶派學者坡息多尼阿 (Posidonius)，續波里比阿之史，痛當世之專講修辭，顛倒史實，蓋與波里比阿具相同之感慨也。坡息多尼阿（亦如波里比阿）嘗周遊天下，自西班牙 (Spain) 至羅德斯 (Rhodes) 與敘利亞。論列事物，著述至富。而與吾人有關係者，唯地

理 (Geography) 與歷史 (History) 二書。歷史一書以紀元前七十四年開始著作。繼續波里比阿之世界史。自紀元前一四四年至紀元前八二年薩拉 (Salla) 爲執政官之時。計凡五十二卷。誠史學界之傑作也。坡息多尼阿雖不屬修辭學家之流。而爲泰米阿斯與波里比阿二人之繼起者。然當西塞祿欲以希臘文描寫其自己之執政官職時。每稱之爲一大文豪。近代學者。對此斯多噶派史家之學問與考訂功夫。亦未嘗不極口稱譽之也。

著名地理學家斯特累波 (Strabo 64 B. C.—19 A. D.) 亦續波里比阿之史。著有歷史簡記數篇。論及亞歷山大之功業。其地理 (Geography) 一書亦有導言一段。述地理學之歷史。與歷來地理學家之著作。吾人所知關於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等要人之事跡。皆出於此。且書中援引各史家之言極富。可以窺見上古史學之狀況。但研究斯特累波尙有一點宜注意者。卽其方法 (亦如坡息多尼阿所主張) 爲節錄各家之言。爲讀者保存其鱗爪。斯特累波爲希臘人。喜遊歷。亦熟知羅馬。爲當時作有條理之考訂功夫。而尊重事實之一派哲學家之表率。(波盧塔克 Plutarch 稱之曰哲學家。) 氏學問極博。故吾人未能



以史家稱之，觀其偏愛地理，即可知之。誠以研究歷史必須另增一方面，蓋於空間中描寫世界易，於時間中描寫世界難。欲求其貫通古今之變而成史，氏固無此天才也。然氏亦未嘗陷於修辭學家雕文琢字以求貫通之大病也。

欲求貫通古今之變而著史者，有帶奧多刺斯（Diodorus Siculus, c. 80—29 B. C.）其人與斯特累波同時，而年事較長。著史籍考（*Bibliotheca Historica*）四十卷，自謂能了解古今，窮通事變，其實並不以此見長。其書主要之價值，在能包括各種史料，始以上古埃及與東方之神話故事，再及希臘西利之史，以訖其終。但氏（幸而如此）故尚能保存材料，未曾明瞭事物相互間之關係，不過割裂各國編年史，編成一種世界編年史。此外復加以修辭學中虛偽之成分。故當時鮮有注意之者。直至第三世紀基督教學者求古人之世界（非僅限於羅馬）史時，帶奧多刺斯始稱重要，其所著世界史因得以保存至今。

此時著名之世界史接踵而起。尼古拉（*Nicholas of Damascus*）著世界史一百四十四卷。氏固為赫洛德（*Herod the Great*）所崇拜，亦能博奧古斯都（*Augustus*）之稱。

賞蓋其詳記時事，文采斐然，不無修辭學之潤澤也。但其書亦如帶奧多刺斯之作，不過選輯各家之記載而已，非獨創之著作也。

此種博學運動或可有科學上之成就。但當時有一史家焉，喜修辭學，因而破壞此科學之希望。其人爲誰即帶奧立細阿斯 (Thouyrius of Halicarnassus) 是也。氏爲希羅多德同邑人，約生於紀元前第一世紀中年，以紀元前三十年赴羅馬。據其考古學 Archaeologia 之導言云，彼之專心研究以爲著書之備者爲時凡二十二載。既成巨著，終以紀元後第七年刊印。彼在羅馬專與名流往來。其述羅馬上古，非常詳細。記載繁富，欲藉此媲美李維。以此又歷溯羅馬之源流於希臘，以迎合希臘之人心。作者欲融會此二種目的於一部歷史之中，自非具有絕大創作力不可。而帶奧立細阿斯實非其人。帶氏才僅中庸，且喜用修辭學之方法，如其此種方法，亦非自由出心裁。蓋氏遇適當之時，每借希臘古籍之言以求動人，而往往不能而即所願也。

當羅馬帝國時代，希臘博學運動仍向各方面繼續發展。而拉丁文學之黃金時代過去後，希臘文在安敦諸帝（Antonines）時代重為文化之樞紐。此中沿革，不再詳述。但波盧塔克名人傳（Plutarch's Lives）一書與歷史有絕大之關係，吾人不可不注意及之。此書估定歷史人物之價值，而為後世諸人之標準。全書包含四十六人之傳記；因雙雙並列，故名列傳（Parallel Lives），大都為羅馬人與希臘人。就中人物大都皆足以代表當時之情形，與各人之事業。有將士，有政治家，有志士，有立法家，其名字本皆已荒誕無考者。經氏傳述之後，遂復成世界上之真人。氏為比奧細亞（Bithynia）人。雖遠遊各地，從著述傳記之時，似已歸居喀羅尼亞（Chaeronea）本鄉。然氏縱索居僻壤，其居心見解遠較同時之塔西佗（Tacitus）為寬廣。此點俟述撒撒執政時代羅馬風行區域主義時再論之。但波盧塔克實一真正之史家，專以求真為事。道德與比較宗教，莫不注意研究。惟社會政治兩方，所以聯合人格與神祕原質而組成社會複雜之進程者，則未之顧及也。

其後以歷史聞於世者，有亞歷山大里亞之阿匹安（Appian of Alexandria）著書

記帝國各省之詳情，凡二十四卷，（在圖拉真 Trajan 與哈德良 Hadrian 時所著。）其書存於今者，不過半數。又有阿立安 (Arian of Bithynia) 者，為皇帝哈德良與安敦諸帝之寵臣，埃披克提忒 (Epictetus) 之門人，波斯戰爭之史家也。而最後之史家為卡西烏斯 (Cassius Dio Cocceianus) 第三世紀羅馬之史家也。紀元後一五五年生於俾斯尼亞 (Bithynia) 之尼西亞 (Nicaea)，歷任執政官，非洲署執政官，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與班諾尼亞 (Pannonia) 特派員等要職，約卒於二三五五年。著羅馬史八十卷。體倣當時李維，每十年為一期，上溯伊尼阿 (Eneas) 初抵意大利，下訖亞歷山大塞弗拉斯 (Alexander Severus) 一朝。其書積數十年之心血而成。蒐集材料費時十年，從事著述者又十二年。所述希臘之東方極為重要，不啻李維之於拉丁西方也。此書蓋以一羅馬官員之精神，解釋羅馬之歷史。然希臘史學終鎔化於羅馬帝國之主題中，而永續其眼界（雖有變更，惟不清楚）於拜占庭 (Byzantium) 新興之東羅馬帝國焉。



